

中國邊政

第七十期

要目

特載

民國五十六年青年節 總統告全國青年書

從史記漢書中看古匈奴的文化

周昆田

蒙古的道德

趙尺子

共匪在日趨滅亡中

宋念慈

蒙古民族從來考

郭振芳

成吉思汗大雅薩法典與中原地區關係之蠡測

袁國藩

東西交通與西域人種研究

羽田亨著・宋念慈譯

布特哈呼倫貝爾人的習俗

胡格金台

塔兒寺憶往

虞怡

董其武出賣綏遠秘聞

張季光

西藏寺院教育的概況

畢耕

滇邊民族的生活風習

張紫桐

文獻

五十六年元旦 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出版

民國五十六年青年節 總統告全國青年書

全國青年子弟們！

革命青年的先驅者，為着信仰 國父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號召，於民國紀元前辛亥年的今天，在廣州發動了七十二烈士「碧血黃花」的第十次革命，全國軍民皆受此革命精誠之感召，於是當年十月十日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不三月而中華民國遂告成立。這就是創造中華民國的革命青年先驅者，永垂不朽的光榮史蹟！所以 國父說：「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可是五十六年以後的今天，大陸上所有青少年都成了毛賊毀滅的對象，亦成了毀滅其被毀滅者的工具！知識份子，更是毛賊的芻狗。中華民族所有文明，也都成了瓦礫餘墟的廢墟！

大批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教授、學者，都被掌摑、被腳踢、被剝光、戴紙帽、掛紙牌、牽着遊街血鬥，極盡其侮辱慘害之後，迫使自殺。

而充當「紅衛兵」的青年學生，亦在毛賊「大串連」的驅迫裹脅之下，冒着大風雪的凍餓，忍受幾千里的行程，背壓腫了，腳磨破了，還要遭遇「赤衛隊」的綁架殺害，「紅衛兵」的相互鬥毆，緊跟着「掩屍隊」的死亡恐怖，隨後，又為毛賊突然勒令停止串連，中途折回，有的就這樣流落異鄉乞食，有的更被逮捕勞改——毛賊「狐掘狐埋」的箭頭，公然馬上轉向了「紅衛兵」的胸口！

至於共黨、共軍、共幹青年，更是如毛賊所招認的，大家都是「怨」字當頭——一貼上大字報，就背上了包袱；也是「怕」字當頭——怕羣衆抓住他不放，就批就鬥；你奪我的權，我奪你的權，誰也不知道那個是當權派，誰也不知道他是受誰的利用，誰也不知道他明天將是死是活，所以他們提出了「懷疑一切」「反對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

大陸上不受毛匪誘惑、不為毛共劫持的志士仁人，由於經過了十七年共產邪惡的荼毒蹂躪，就愈益嚮往 國父的三民主義，所以他們都在情不自禁的，表露其對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懷念和呼籲，都認定 國父的三民主義，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正統思想，都在以「古喻今」的大聲疾呼着：「孔子的思想一直在哺育我們偉大民族和無數青年，鼓舞他們在黑暗統治中，為堅持正義而進行不屈的鬥爭！」

毛賊就正是在這一深植於我們全國人心的——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民族文化的結晶——三民主義之前，而魂寒胆落，認為這是「樹立孔子的權威，攻擊毛澤東的思想」，亦就是三民主義審判毛賊罪惡「亡黨、亡頭」獨夫暴政的斷頭刑具！所以它就不惜提出那「巴黎公社」為期不到七十天的暴民專政，為其此次「文革」的惟一標準，來作為它一意孤行，造反到底的先例！

它對其所自稱的無產階級的代表成分——工、農、兵，也悍然的發動了普遍的、無情的、血腥的鬥爭！

結果工人就出現了他自己的「工人黨」，出現了幾百萬工人串連告狀的混亂，幾十萬人死亡流血的大打鬥，以及停電、停水、罷工、罷業、鐵路中斷、海運停滯、公路阻塞的「新反撲」！

農民們，由於不甘心處於「貧下農永遠是貧下農」的農奴絕境，亦就出現了「農復軍」，出現了「反攻倒算」，並提出了三光——分光、吃光、用光——和「秋後算賬論」的口號和行動，拒絕再回到「生產第一線」上去了！

所有共軍、共黨幹部，亦被毛賊劃分成了大壞、中壞、小壞、頭等大壞的成分，矛頭正對準了第二、第三、第四幾個方面軍，第一、第二、第三幾個野戰軍——以朱德、賀龍、彭德懷、劉伯誠、陳毅、羅瑞卿……為首的所有異己份子的脖子上——這樣乃就出現「兩面三刀」「尖銳的」「複雜的」「不可勝數的」「紅旗軍」「榮復軍」「國際造反軍」……對毛林革命奪權的鬥爭！

現在大陸上所有青年們，普遍討毛反共的行動，可以說，就是直接間接「出死力以保衛中華文化」亦即「出死力以保衛中華民國」的行動。而絕不是如毛匪所揚言的，說是一場反修正主義、反資本主義「奪權」「倒算」的鬥爭！

青年子弟們！自從毛賊役使大陸青少年，充當其「造反」「奪權」的「紅衛兵」以來，我們政府每日都接到了大批的南起廣東、福建，北至遼寧、內蒙、和輾轉從海外，甚至從蘇俄寄發出來的書信，其中出自「紅衛兵」和「共軍」「共幹」之手的，就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出自工農青年之手的，亦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

大家訴說着：「廣大勞動的人民，都在凍死、餓死、累死的死亡線上，我們要打倒毛澤東！」

大家並確認：「毛林集團，正在崩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心，都對毛林深懷怨恨！」

大家亦復充滿信心，認定：「一般受過毛賊折磨的人，都是能上刀山，不怕流血，不怕過火海的反共健將！」而且要求交付任務，要求取得聯繫，要求策應支援，要求投奔自由……

大家也由衷的表達着：「全大陸的人民，都希望，在將總統的領導下，早日反攻，光復大陸，燒死毛匪，把全大陸引向光明，我們人民誓做內應外的先鋒隊！」——相信不久將來，三民主義的旗幟，會插遍中國大陸！」

自然，我們革命青年，都是繼承民族傳統文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統！毛賊禍亂瘋狂的實質，却是集其暴君、流氓、魔鬼、漢奸、亂臣、賊子的一切殘忍、迫害、欺詐凌辱的罪孽於一身，並公然厚顏招承，它是「巴黎公社」暴徒，和「義和團」拳匪的混合體，而恬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之事！實際巴黎公社七十天的暴動，是在其政府軍撲滅之下解體的，義和團拳匪四個月的蠢動，是在八國聯軍圍攻的國恥之下消滅的！今天我們就絕不容毛賊繼續其巴黎公社殘暴的罪惡！尤其不容毛賊以其粗劣的核子裝置，以及其反人性、反文化、反科學、反自由，不惜犧牲大陸億萬民族根苗的野獸觀念的繼續存在！而且其殘忍毒辣的手段，不如此，並且對其長期間「一鍋子吃飯」的幹部，都要趕盡殺絕，和三十年以來，卯翼哺育它的共產國際，反噬奪權，以逞其無所不反，一反到底的狼子野心，重演其比義和團拳匪更為慘痛的悲劇，非陷我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的絕境，而決不甘心，更不會罷手！

這亦就是說，我們今天如其不能摧毀毛賊這個瘋狂惡魔，所有炎黃子孫，都將為毛賊暴力徹底毀滅，而了無子遺！無論是共產黨員，非共產黨員，無論是假的紅衛兵或真的紅衛兵，無論是今日的劉少奇、鄧小平……或將來的周恩來、林彪……都要面臨着這一個「率獸食人，人亦相食」毀滅的末日！這是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空前的浩劫！亦是世界人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厄運！當然這亦就是今日中華青年為國家、為民族、為人類，所應擔負其消除清掃的最大責任，亦是建立其不世勳業的開始！因此，今天我要號召全國青年與志士仁人的：

第一、成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聯合所有反毛的、個人的、集體的勢力和組織，推翻那個口口聲聲造反奪權的毛賊殘暴統治，不論工、農、兵、學、商，不論種族、黨派、成分，亦不論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其能實踐「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信約，翻然改圖，抗暴反毛的，就都是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盟友鬥士！

第二、匯合「討毛救國聯軍」。聯合所有覺醒的共軍民兵，起義武裝，與抗暴組織，以及敵後游擊部隊，和我們國民革命軍，一齊討毛救國！只要是反造反、反奪權、造造反者的反，奪奪權者的權的，不問其分區起義，或獨立討毛，敵前響應，敵後聯絡……，一律予以旗號職權，承認其為討毛救國聯軍，承認其為國民革命軍的分遣軍！

第三、擴大「討毛救國的青年運動」。青年子弟，必須互相影響，感奮興起，效法辛亥革命直前「吳樾之擊五大臣，徐錫麟之擊恩銘，溫生才之擊字琦、陳敬嶽、林冠慈之擊李準……」的志節，以反攻內應來救國，以動員戰鬥來報國！全力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抵制一切迫害知識份子的靈魂肉體「文鬥」「武鬥」的罪惡！拒絕為毛賊對內奪權，對外侵略，浪費自己的生命鮮血！並準備為收拾和重建殘破廢墟的大陸而貢獻其智慧光熱！只要是這樣，大家就都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精神加盟」的團員，都是討毛救國的急先鋒！

第四、保持和自由基地的密切聯繫。中正業已指定金馬、臺、澎各電台與聯絡站，隨時和大家保持聯絡，並命令敵後工作人人員，秘密武裝，盡一切可能，和反毛的軍民力量，主動的保持聯絡接洽。只要任何一個地區起義，就將一面空投補給，一面派軍馳援，海內外同胞，都必一齊戰鬥，會師合圍，以政治打開全局，以武力決定勝利！

全國青年子弟們！今日紫金山 國父陵寢，黃花岡先烈聖墓，正被毛賊污辱毀壞，國父靈爽的慧燈，先烈的丹心碧血，亦就正在指引我們以堅毅不撓的精神，檢查自己的決心，充實自己的戰力，以我們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中華文化之興，復對這個背叛我國國民革命，毀滅我民族文化的惡魔毛賊，血肉搏鬥！國父說：「國家之治亂，發於國民之心理。今天大陸上大混亂、大破壞

、大起運的掃除，就完全繫於國民革命的主力——青年們的心理，一齊在大門爭之中進行大聯合，在大破壞之後繼之以大建設的成功！

國父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亦就是救民主義。今天我們共同信念的，就是只有實行三民主義，才能保證中華文化的復興！亦只有革命青年的奮起，才能保證三民主義的實行！革命青年繼承黃花岡革命先烈的志節，以實行三民主義為己任，出死力以保衛中華文化，出死力以護衛中華民國，就是以「吾人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此正為我中華兒女為民族盡大孝，為民國盡大忠，創造偉大功業，千載難逢的際會！中正深信我全國青年，都必能繼承我五千年悠久光榮歷史，保衛我傳統高尚文化，不愧為炎黃子孫，亦不失為國父信徒。凡不願為毛賊奴隸牛馬，充當其帝國殃民之砲灰的有志青年，皆應齊集於國父三民主義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同仇敵愾，殲此惡魔——毛賊，保我民族文化，還我全民自由！青年興起！青年奮鬥！奮鬥興起！與起奮鬥！共同達成討毛救國的革命義戰最後勝利的任務。現在我們要齊聲高呼：

革命先烈精神長存！
討毛救國義戰勝利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從史記漢書中看古匈奴的文化

周昆田

匈奴為秦漢時期北邊最大的民族，而史記漢書（包括前後漢書）為記述匈奴活動最早的史書，且在漢代四百年間，與匈奴接觸頻繁，對匈奴瞭解甚深，故所記述當較可信，現即以此兩史為依據，來探討古匈奴的文化：

一、**族系** 史記匈奴列傳（下簡稱史傳）載：「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前漢書匈奴傳作邊）」。據此，是匈奴族系原出於夏后氏，而與定居北邊較早的山戎、獫狁、葷粥相混合，至戰國時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乃有匈奴之名，至秦漢時期而始強大。其文化現象，當亦係適應北邊環境及與北邊原有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

二、**姓氏** 史傳載：「其俗有姓無氏，而無姓字」，謂匈奴只有名而無姓，但在後面又說：「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則又有姓。但前漢書匈奴傳（下簡稱前傳）則將「姓」字刪去，並說：「單于姓攣提氏」，是匈奴並非無姓。後漢書南匈奴傳（下簡稱後傳）亦云：「單于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所較更較詳細。前傳謂「單于姓攣提氏」，後傳謂「單于姓虛連題」，只不過是譯音上的關係，而單于君臣都有姓氏，則是可以斷言的。

三、**文字** 史傳載：「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前傳同。後傳亦載：「當決斷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是匈奴沒有文字。但史傳及前後傳均載有單于致漢廷書札，如在「孝惠高后時，冒頓變驕，迺為書使遺高后」，語多狂妄，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聞皇帝無恙」，嗣後，單于亦不斷有書致漢，這究竟是用何種文字？匈奴既無文字，當係透過譯者，借用漢文。且匈奴此時已有印信，史傳及前傳載：「中行說令單于：

：印封皆令廣長大」，這是匈奴自製的印信；後傳載：「王莽之篡漢也……因易匈奴故印」，這是漢廷給予匈奴的印信。又載：「譯前欲解取故印授，：單于曰諾，復舉按授譯。」「使譯出塞，誘呼右賢王威」，可知譯者是兩方接觸時不可缺少的人物。史傳並載：「於是說（按為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傳授，以計謀（前傳作讒）其人家畜物（前傳作牧）」，是漢文已在單于的左右傳授，惜未能普遍與生根。

四、**官號** 前傳載：「單于姓攣提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後傳載：「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鞹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弟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日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由這兩段記載裏，可以看出：匈奴的天子為單于，其下為左賢王（太子）、左谷蠡王、右賢王、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溫禺鞹王、左右斬將王，這十者（十角）都是單于的子弟，依次可以繼承單于的王位。其次左右骨都侯、左右日逐骨都侯、且渠、當戶等，都是異姓的大臣。匈奴尚左，左居東方，右居西方，單于居中。而諸大臣復

可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等官。惟其中尚有所謂二十四長及八部大人、二十四長及八部究何所指，都難確定，大人究係何官（或為首長的通稱）亦難明瞭，只好疑者闕之。

其外，史傳載：「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即閼氏為匈奴的皇后或皇妃之稱。前傳載：「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居次，即匈奴的公主之稱。後傳載：「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聽訟」，該四個大姓，不但與單于聯姻，而且有三姓歷任匈奴的司法官員。

匈奴並模仿漢的諡法，前傳載：「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如後株纍若鞮單于、搜若鞮單于、車牙若鞮單于、烏珠留若鞮單于、呼都而尸道若鞮單于都是。

五、祭祀 前傳載：「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按在今察哈爾境內），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日上戊己。」後傳載：「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並祠漢帝。……又前傳載：「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遂屠貳師以祠。會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根據這些記載，是匈奴每年在正月、五月、九月（秋），照例要祭祀天神，並有祭天的金人，且擇戊（己）日為之。惟既知擇戊日祭祀，則匈奴已有曆法，此與「匈奴無文書」的情形似不相侔。匈奴不但祭天神，且亦祠人，如「其先」及漢帝、貳師等。而「屠貳師以祠」，匈奴亦且以人為祭品。在日生活中，單于須朝拜日，夕拜月，以表示對日月的崇敬。

六、喪葬 前傳載：「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史傳作千恐誤）百人。」可知匈奴亦係棺葬，雖內有金銀、衣裳，惟外無封樹；親屬雖無穿着喪服的制度，而臣妾殉葬從死者且多至數十百人，亦與內地古代同風。前傳又載：「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是單于葬處也有家墓。

七、刑法 史傳載：「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大者死；獄囚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所謂「拔刃尺者」意不甚明，坐盜者便沒收其家產，罪小的便輾轉其骨節（據顏師古對軋字的解釋），罪大的便處以死刑。坐牢獄者，最久不過十日，一國的囚犯不過數人，這大概是由於游牧生活居無常處的關係。

八、攻戰 史傳載：「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前傳作田）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又「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舉事常隨星月（前傳少一星字），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前傳作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因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能死者

家財。」後傳載：「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由這些記載裏，可知匈奴是文武合一，生活與戰爭合一，平時則從事射獵，戰時則盡為戰士，惟缺乏組織與節制，故其攻戰乃人自趨利，失敗則瓦解雲散，長於衝擊與速戰，短於固守以敵敵。而其攻戰時期，常選擇月漸盛壯之時（應為陰曆的上半月），迨月虧則退。至於匈奴的總兵力，所謂「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應在二十至三十萬騎之間。前傳載：「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史傳作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是乃傾全國之師。又同傳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史傳多一馬字）、東方盡騊（史傳作青騊馬）、北方盡驪（史傳作烏騊馬）、南方盡騊馬。」果爾，則匈奴以白、青、烏（黑）、赤（駢）四色配之西、東、北、南四方，頗與漢人的文化相仿。

九、經濟 史傳載：「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馱駝、騊駼、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又「諸左王將居東方，……右王將居西方，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又：「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家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令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湍醪之便美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穿廬卧。……無冠帶之節，闕廷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穿廬卧。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入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由這些記載裏面，可知匈奴的經濟，是以游牧為主，射獵為輔，食肉衣皮，無冠帶（後傳有「單于脫帽徒跣」句，是亦戴帽），前傳贊中並謂其「被髮左衽」，住穹廬，逐水草遷徙，而無常處的城郭居室，無農業，但亦各有分地，其遷徙游牧自都應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前傳載：「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驩翁壹，開關出物，與匈奴交易。」然匈奴貪食，尚樂關市，嗜漢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又載：「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後傳載：「單于，……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賂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又

：「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後傳載：「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車船欲度。」是匈奴與漢人、烏桓及羌人之間都有了商業上的關係，烏桓且要納給匈奴的皮布稅，羌人且把搶掠得來的漢人賣給匈奴，匈奴的人民婦女並有從事買賣販事業的，同時匈奴已能用木材製造穹廬及車，以馬革製造船隻，可見當時的匈奴社會已相當進步了。

十、禮節 史傳載：「其坐，長左而北向。」又：「匈奴……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是匈奴生活簡單，不尚禮節，惟在坐時，以左為尊，長者坐左而北向。前傳載：「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這是專對漢廷使臣的辦法，如楊信不肯去節，單于遂在穹廬外見之，當非一般禮節。

蒙古的道

德

趙尺子

十一、習俗 史傳載：「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又：「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可知匈奴

一個民族所以能够長期存在而不被滅亡，除語文、文化、宗教之外，還須道德的力量在支持着它。如果這種道德的力量一旦消滅，則這個民族也就頻臨滅亡的邊緣了。中華民族的綿延存在已不止五千年了，它究竟仰仗着什麼道德的力量？研究的結論是五倫、五常、六德、三達德、四維和八德。

五倫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道德關係。泰誓初見五常，鄭注：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漢朝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見論衡問孔）。周禮首記六德，就是智、仁、聖、義、忠、和（見地官大司徒）：孔子簡化爲知、仁、勇（見論語）。此外管子注重四維，就是禮、義、廉、恥（見國頌）；國父綜合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稱爲八德。

蒙古宗族屹立迄今，當然也倚靠着道德的力量。他們的道德也是注重五倫。按：蒙古計數不用殷周新法的「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用夏朝舊法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故「五」在蒙文爲「戊」（tabu □□□戊），倫，蒙文爲mojilan（行輩），漢文爲伴儕倫，說文曰：「伴，儕等也」，「儕，輩也」，「倫，輩也」，三字轉注。蒙文五倫本應寫爲tabun mojilan（戊伴儕倫），但近代慣用tabun（戊）elgesek（肝心），意爲五種友愛。elge係肝（ge），Setil係心（Se）性（in），elge加Se加k變爲「心肝」，就是中原宗族稱最親近的人爲「心肝」之意。

五倫之首爲君臣。蒙文君爲hagan，意爲皇帝，殷周寫爲后（ha）君（gan）；臣爲huchi，意爲職人，殷周寫爲相（hu）臣（chu）。其次爲父子，蒙文父爲abu，殷周寫爲阿父（音爸）：子爲gotei，殷周寫爲仔（go）僅（tei），仔簡爲子，僅簡爲童。又次爲兄弟，蒙文兄爲aha，殷周寫爲阿兄，弟爲degün，意爲弟，殷周寫爲弟（de）鄰（güi），鄰俗作昆。更次爲夫婦，蒙文夫爲hügen，意爲婿，殷周寫爲夫（hu）儿（gen）（儿，古文人字，日文寫聲），俗稱夫君；婦爲ehendi，意爲女，殷周寫爲妹（e）婦（he）女（ne）娘（r）。最後爲朋友，蒙文爲horsiya意爲朋友，黨羽，殷周寫爲朋（hor）□（si）友（ya），俗反呼爲友好。交朋友則爲yabul，殷周文寫爲友（ya）悻（bul），後假伴爲之。

五常的蒙文爲tabun（戊）égüridé（□□□德），意爲五種永久的德行。關於德行的名詞，上文所列五常、六德、三達德、四維、八德各字，經剔去重複字後，計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廉、恥、智、勇、聖、慈、友、恭共十七個字。現作蒙漢文字對照如下：

忠，蒙文爲jorik 殷周寫爲忠（jo）烈（ri），意爲忠義。說文：「忠，

奴有以壯健爲貴，老弱爲賤，在飲食待遇上例有差別。

以上十一點，是從史記、漢書中所見的古匈奴文化概況，特綜述之，以備參考。

敬也」；「烈，火猛也」，假借爲忠烈的烈。

孝，蒙文爲tahindagu 殷周寫爲盍（ta）血（hi）——孝（hi）——鹹（m）盍（da）盍（gu），意爲孝。說文：「孝，善事父母者」。孝字本爲用血食祭先考先妣；引申爲孝順生父生母。

仁，蒙文爲inak 殷周寫爲仁（i）二（na），意爲親愛。說文：「仁，親也」；說文解聲：「二，仁也。」

愛，蒙文爲eheri，殷周寫爲愛（e）恩（ne）戀（ri）意爲親愛。說文：「愛，惠也」；「恩，惠也」，廣韻：「戀，係慕也」。

信，蒙文爲hichiyengül，意爲謹、敬，殷周寫爲信（hi）誠（chi），說文：「信，誠也」；「誠，信也」；「訥，厚也」；「謹訥（yeng）謹（gu），慎也」。

義，蒙文爲irhim，意爲尊貴、崇高，殷周寫爲義（i）第（hi）。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孔孟假借「義」與利相對——利之反面即爲義。蒙文爲（ei），意爲宜（合理）。「第，墨翟書義第」，中庸曰：「義者，宜也」。和，蒙文爲huk，意爲音樂悠揚，殷周寫爲蘇，說文：「蘇，調也」；重文寫和，說文：「和，相應也」。

平，蒙文爲überun，意爲自然地，殷周寫爲于（u）平（be）□（run）說文：「于，氣平也」；「平，語平舒也」，本爲說話時心平氣和之義；後引申爲公平、平均、和平。

禮，蒙文爲tahil，意爲祭祀，殷周寫爲諦（ta）祀（ni）禮（i）。說文：「諦，祭也」；「祀，祭無已也」；「禮，事神致福也」。後引申爲禮儀、禮貌。廉，蒙文爲chegeilei，意爲清廉，殷周寫爲清（che）潔（ge）廉（le）說文：「清，明也」；「潔，淨也」；「廉，堂之側邊曰廉」，假借爲廉潔的廉。

恥，蒙文爲iché，意爲羞恥，殷周寫爲惡（i）恥（che）。說文：「惡，慝也」；「恥，辱也」。

智，蒙文爲megeret，意爲智哲，殷周寫爲謀（me）智（ge）。說文：「謀，慮難曰謀」；「智，識詞也」。

勇，蒙文爲idelei，意爲才力過人的，殷周寫爲勇（i）□（de）的（tei）說文：「勇，氣也」；孟子的「養氣」就是「養勇」。

聖，蒙文爲Sechen，意爲聰明，殷周寫爲聖（Se）聰（che）。說文：「

聖，通也」；「聰，察也」。

慈，蒙文爲 *ugurgete*，意爲安慰，殷周寫慰 (w) 低 (gü) 慈 (gü) 憐 (le)。說文：「慰，安也」；「低，愛也」；「慈，愛也」，疾之切；「憐，哀也」。

友，蒙文爲 *nihar*，意爲朋友，殷周寫爲友 (nu) 朋 (nu)。說文：「友，同志爲友」，「朋，古文鳳，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朋即鳳字，假借爲朋友的朋。古音 *hi*，即 *hihedi* (鳳凰鳥的 *hi*，唐韻「馮貢切」)。恭，蒙文爲 *hichiyengül*，意爲謹、敬，殷周寫爲信 (hi) 誠 (chi) 訥 (yeng) 恭 (gu)，見十文信字註釋。

中原宗族具有以上十八種德行；蒙古宗族也無不一一具有之。名作家劉珍由各種元朝史籍裡擇錄「成吉思汗金言」一卷，字字發揮中華民族固有道德。現依上列十七字先後，引證如下：

「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其已字之男，長者不約束幼者，幼者不受長者約束，高位達官信用親近，違棄疏遠，厚富之家不急公而吝財；若是之人必至流爲匪類，興爲叛賊，家則喪，國則亡，臨敵則遇殃。我嚴切告誡，以防此弊。於是將領中有材，士卒中有材，下至廝養各盡其職；仰荷天佑，大業以成。使子孫悉依吾訓行之，雖千萬年可也。」

「子不率父教」就是父「愛」子而子不「孝」；「弟不率兄教」就是兄「友」弟而弟不「恭」；「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就是不「和」；「男虐待其已聘之女，女慢其已字之男」就是不「慈」不「仁」不「愛」不「禮」；「長者不約束幼者」就是不「愛」；「幼者不受長者約束」就是不「忠」不「信」；「信用親近，違棄疏遠」就是不「廉」不「平」；「不急公而吝財」就是不「仁」不「愛」不「義」不「廉」不「勇」。這節遺訓是教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廉」「勇」「慈」「友」「恭」。凡不具備上述德行的人，「必至流爲匪類，興爲叛賊」，就是無「恥」，也就是不「智」不「聖」。若能履行十七德，「於是將領中有材，士卒中有材，下至廝養各盡其職」，「大業以成」。

「能治家者即能治國，能轄十人者即能轄千萬人，能理已事即能理國事，爲國禦敵。」

這是大學「家齊而後國治」的思想，也是五倫關係的調整。

「十人之長不盡職者，去之。即此十人中選賢爲長。出一令，發一言，必三人謂然而後可行。己，一人也；更以人言衡之，又一人矣；更以有識者之言衡之，則又一人矣；是謂三人。否則，令勿出，言勿發。幼者見長者，長者未問，幼者勿先發。」

「不盡職」的意義，依元太祖的解釋就是不具備十七德的人（見所引遺訓第一段），他要「去之」，正是道德教育。「出一令，發一言，必三人謂然而後可行」，這是 *chigolgan* 即會盟制度的精神，也就是民主的精神。*chigolgan* 殷周寫爲合 (chi) 合 (go) 命 (i) 命 (ga)，說文：「合，三合也」，「合人口也」，「命，思也」，「命，皆也」，四字轉注，就是「三人謂然」的意思。「幼者見長者，長者未問，幼者勿先發（言）」仍是「禮」和「恭」。

「一言而見爲善，必行其言；見爲不善，必不行其言。知己爲何如人，乃能知人爲何如人。」

這是「智」「勇」「聖」。

「言勇，無如速不台，終日戰而不疲，不飲不食而不飢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爲將。彼視人猶己，士卒疲矣，飢渴矣，而彼不知也。故爲將者必知己之疲，知己之飢渴，而後推之於人。其行軍也，必知路之遠近，必量士馬之力。量力自弱者始，弱者能之，強者無弗能矣。」

這是說「勇」必須節之以「智」。

「我登阿爾泰山以望己營，我軍之多如林，從軍之女亦可成隊。我願其口饜肥甘，身襲文綉，居得華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內荆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

這是元太祖「仁」「愛」「慈」精神的「夫子自道」，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有何距離？當然，他也曾殺人放火，荼毒生民：這只能從游牧文化——圍獵戰術——去解釋。他的道德修養還沒有進步到湯武周孔的程度。筆者生長在接近蒙古的地區，在蒙地居住十一年，平生結交的蒙古朋友已不在少數，觀察他們在做入、治家、報國、服務各方面所表現的道德程度，的確不比中原任何宗族爲低。住在草地的牧人更爲天真純潔，沒有一毫 *hitachi*（契丹氣），和他們相處，使人有很大的安全感和愉悅感，真是孔子所說：「禮失而求諸野」了。

共匪在日趨滅亡中

宋念慈

「在失敗和恐怖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共匪不顧中國歷史社會環境，強行拾取馬列主義唾餘，用暴力推行共產主

義，多年來弄得不僅是農業破產，民生彫敝，而且使他們建在沙上的樓閣風雨飄搖，險象環生，在內外反對力量夾擊之下，即將走向滅亡。共匪看出來一切

危機都是根源於人心的厭棄和反對，乃首先小規模地試探着對知識份子的反共思想加以鎮壓，起初僅限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論駁，偷偷摸摸地小型整肅，去年四五月間忽對所謂「吳南星集團」展開了狂暴的攻擊，終至演變為匪黨內的權力鬭爭和政治整肅。

在整肅「吳南星集團」時，還是以針對個人為主，而批判的要點也着重於意識形態方面。被批判或被清算的人，普遍大陸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文化界的有名人物，一向助桀為虐的人，譬如楊翰笙、夏衍、邵荃麟、翦伯贊、田漢、老舍、馮友蘭、吳晗、周谷城、鄧拓、廖沫沙、茅盾、周揚、李達、范文瀾等很多很多人。等到共匪「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由康匪生及陳匪伯達所召開的天安門大會上便出現所謂「紅衛兵」組織。「紅衛兵」首先在北平出現，沒收民戶雜物、塗改商號和街道的名稱，搶奪和破壞故宮的古物，毆辱外人，破壞廟宇古蹟、剃光女人長髮、學生牽老師沿街遊行羞辱，這個二十世紀新義和拳盲動，迅速地蔓延全國，毛林兩匪，巧妙而陰險地利用了這幫無知青少年首先對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他們說：「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復辟和資本主義的陰謀得逞，那就會出現匈牙利式的革命，就會出現赫魯雪夫的反革命政變。那時蔣××就可能重返大陸，我們就會亡黨亡國亡頭，出現歷史的大倒退。」

「紅衛兵」承擔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任務後，不獨明白地標榜出是不讓「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得逞」，林匪彪更把「紅衛兵」利用為「奪權」的工具。關於共匪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匪黨內的權力鬭爭，也就是匪偽政權不穩的積極表徵。這種看法從去年九月共匪「紅旗」雜誌所引林匪彪的話而得到了證實。林匪說：「我們必須聯合多數人來消滅資產階級份子，並澈底消滅那些在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資產階級並消滅那些已在黨內成了修正主義者的掌權份子，他們陰謀將『國家』的大權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從而把我們搞垮。」

林匪毫不諱言地指明毛匪和他的敵人是在「黨的內部」，而且是由「居高位的掌權者」所組成。他承認「資產階級左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是毛匪進行政治整肅和「紅衛兵」運動所遭受的最大阻礙。這些在匪黨內派的有力人物，曾阻撓和牽制「紅衛兵」運動。

正因為匪「紅衛兵」是一個「奪權」的工具，因此被做為「奪權」對象的劉匪少奇自然也不示弱，果然林彪紅衛兵出現街頭不久，就出現了反對派的紅衛兵。他們互指對方為假紅衛兵，隨着就展開了流血鬭爭。在北平就有三個以上的「紅衛兵總司令部」，究竟那個屬於毛林，那個屬於劉鄧，祇有他們自己知道。在林匪彪掌握下的匪「人民日報」曾指出：「因為廣大革命群眾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路線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就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路線』這一口號招搖撞騙，混淆視聽，他們實際上是攻擊革命左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因為廣大革命群眾是堅決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利用『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一口號來反對革命群眾，壓制革命群眾，阻擋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

毛林派看到形勢的混亂，不得不把將全國搞得混亂一團的紅衛兵大串聯加以收束，可是吃飯不花錢，乘車免費，游蕩慣了的紅衛兵並不聽約束，而且在劉匪少奇領導下的紅衛兵無論如何也不會聽林彪一派的約束，林匪停止活動的命令既不得貫徹，祇得恢復自己紅衛兵的串連，以資對抗。紅衛兵到處攻打黨部、毆辱地方高級官吏、破壞工廠、和工人發生械鬥、破壞交通、發動罷工、劫掠銀行和人民，包圍和辱罵蘇俄駐北平「使館」，把匪俄關係推到絕交的邊緣，在這些行動中那個是毛林造反派幹的，那樁是劉匪當權派幹的，旁人不易明瞭，可是毛林心中有數，他們終於發現了自食其果，於是在二月底用匪黨中央的名義，發表了限制活動的聲明五點，以圖戡止全面的大混亂，並宣佈「赤色工人全國造反協會」「粉碎資本主義造反部隊全國總司令部」為反動組織。

二、匪偽政權不穩，毛匪漸趨沒落

由於紅衛兵造反組織在全國各省市對各組織瘋狂的奪權運動，到處造成了大規模流血鬭爭，有些省市和地區已勢非出動匪軍鎮壓不能平息、或不能解決的地步。像「紅衛兵」分「毛林」「劉鄧」派系一樣，匪軍也有擁毛和反毛之分，譬如原屬於賀匪龍舊部的青海省西寧駐軍，最近就會以取締反革命組織的罪名，於二月廿三日清晨經過一小時的激戰，將所謂「八一八紅衛戰隊聯誼會」消滅，並下令取締其所屬「八一八紅衛戰隊團」、「東方紅革命造反兵團」、「井崗山兵團」等紅衛兵組織，將其首要份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逮捕法辦。除沒收一切武器、電臺、旗號、公章、袖章、證件、檔案文件、廣播器材、房屋資金等外，並命令「自取締之日起，不准更換名目另建反動組織」。這可說是毛林組織的一大失敗。

在新疆，一個較早的消息說匪偽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叛軍」攻佔了石河子匪偽組織，喀什地區的「當權派」反抗紅衛兵造反組織。最足以使毛林偽政權震撼的消息是共匪新疆省軍事頭目王恩茂，於二月初已奪取了新疆省兩處核子基地的控制權。據說，王恩茂於奪取兩處基地的控制權後，寫了一封信給毛匪澤東，要求毛匪取消對新疆的「文化革命」。由此可知毛林造反奪權運動已在邊疆地區碰了釘子，在全面停止串聯工作命令發佈之前，聽說已有新疆省特別緩辦之說，可是自從王恩茂控制了核子基地消息傳出後，毛林集團馬上便轉換了風頭，通令停止造反，並對劉鄧旗下的囁嚅表示拉攏，將給予「黨內若干低級職位」。這顯而易見的是被迫退却。雖然這一退却距離蘇俄公開表示支持劉鄧，反對毛林以後很久，但是核子基地之被控制與蘇俄的聲明之間，似乎不無極為微妙的關係。

形勢雖然惡化到如此地步，但若認為毛匪甘認失敗，從此不再對劉鄧當權

派發動攻擊，則恐未必。看一看匪「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小學校復課開革命」的說法，便可知所謂「復課開革命」，實在就是毛匪所稱的陽謀。匪報說：「復的是毛澤東思想的課，上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課主要目的是結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和語錄，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文件，批評資產階級教材和教學制度。」由此可知毛林對劉鄧的攻擊是暫時的停止，是轉移陣地和抓新的力量，當然並非從此停止「奪權」了。

三、處於彌留狀態的匪俄關係

毛匪自與黑魯雪夫決裂之後，匪俄關係每況愈下，雙方在綿亙六千四百英里長的邊境上積極增兵備戰，共匪指責蘇俄於五年之間製造邊界事件五千餘次，蘇俄則說共匪在一九六二年的一年裏侵犯俄境即達五千餘次之多。共匪說蘇俄應將侵佔黑龍江沿岸的土地歸還中國，蘇俄則說共匪對新疆沒有主權。當毛匪為俄帝工具時呼它為「老大哥」，而今反目竟呼其頭目為「新沙皇」，同屬一個共產黨獨裁的國家，有時被尊為「無產階級祖國」，有時被指為「馬列主義的叛徒」，「美帝的伙伴」，推究其原因也脫不了意識形態所使然。

這兩個早年曾自稱「兄弟之邦」和「兄弟黨」的共黨政權，現在已經一反其誇耀團結的美麗詞句，而儼然變成了百年的世仇。

自一月以來，北平匪偽發動紅衛兵五十萬人的大示威，一連包圍俄「使館」，破壞其門牆，焚燬俄僑像以示污辱，俄國外交人員和眷屬被迫撤退。匪酋周恩來陳毅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都參加了反俄示威大遊行，高喊打倒蘇俄帝國主義。一九五六年匪俄曾協議雙方人民出入對方領土，互相免除簽證手續，但因雙方關係惡化，蘇俄於二月九日宣布廢除是項協定。今年二月十四日為匪俄互防條約十七週年紀念，共匪視它已形同廢紙，不再紀念。且在遊行示威中對俄肆意辱罵，從這些行動看，便可明白了解他們彼此關係惡化的程度。

二月十五日陳匪毅指控俄僑柯錫金公開污蔑共匪的「文化大革命」並「侮辱毛主席」，他說「蘇俄領導人物的反「華」行為，使「中」俄關係已瀕臨破裂。」

就在那幾天裏，蘇俄駐美大使館散佈一篇以「中共出賣越南人民的利益」的文章，作者指匪盜竊蘇俄經由鐵路運輸援越的武器和物資。

二月廿四日蘇俄克里姆林宮理論刊物「共產主義者」指毛匪澤東是一個「大狂徒、暴君、小資產階級、托派、反革命份子。」

二月廿七日的消息：「蘇俄刻正從兩方面從事顛覆匪偽政權在新疆的統治和破壞原子武器的設備，一是支援反毛派進行武裝鬥爭，二是組訓由新疆逃入俄境的少數民族難民和在新疆發展地下反共組織從事游擊戰。而共匪的反俄計劃中，最主要一點是在蘇俄各地普遍建立名為「人民革命委員會」的地下組織，以經濟手段爭取蘇俄人民親匪的傾向，以便隨時發動暴亂，打擊蘇俄領導集團。」

三月六日莫斯科廣播電臺指責共匪自去年八月開始，「紅衛兵」的主持者已向大陸人民勒索了十三億五千多萬元。短評說：「如果共匪頭子真的想合理搞經濟和縮減不必要的開支，那麼，他們應該取締的不是紅衛兵的袖章，而是紅衛兵的本身。」並說「大陸人民為這些不務正業的人們花費很多的錢。」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毛匪在莫斯科和史達林所簽為期三十年的互助條約，原以日本為假想敵人。條約說如果中共遭受到日本及與日本結盟國家（指美國）的攻擊時，蘇俄出兵防衛共匪。但自紅衛兵搗亂以來，毛派反指控蘇俄和美、日以及反毛份子勾結，企圖利用東北的黑龍江省做為進攻中國大陸的門戶。到此為止，這一同盟條約業已形同具文。

在三月六日蘇俄警察繼在莫斯科紅場毆打共匪學生之後，又在邊界火車站毆打一名共匪人員，並沒收了毛匪著作，十一日北平宣佈驅逐俄外交人員，俄駐北平「使館」亦開革華籍職工，共匪為表示加強反俄，近在新疆塔城、阿克蘇、喀什等地設立多處廣播站和大標語牌，以對他們的「頭號敵人」叫罵。這種發展顯示着匪俄關係的日趨緊張。依照共匪的奴才性格，雖未必敢於立即採取什麼軍事行動，但雙方關係可說成見愈來愈深，若不是那一方的匪酋死亡或自動承認錯誤，改變路線，比較更為嚴重的衝突是顯而易見並是可能的事。為什麼呢？因為：

一、共產主義根本就是一個以世界革命為目標的，祇要你和它不一樣，它便想把你征服，把你赤化。

二、共產黨一向是開宗派主義的，宗派的對立便是死敵，托洛斯基縱跑到天涯海角，史達林也要用斧頭把他砍死，便是明證。

三、人或以為匪俄都屬共產集團，而蘇俄一向居於盟主的領導地位，因此它不致以軍事行動對付毛共，殊不知軍事行動有許多方式，除正式軍事行動外，滲透顛覆是一種，武裝暴動游擊戰爭也是一種，後者在新疆尤有可能。民國卅三年以後俄帝在伊犁所策動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偽組織，就是屬於這一類型，近幾年蘇俄組訓逃自新疆的大批難民，其用意也在此。而蘇俄之所以處心積慮攫取新疆，第一是基於領土擴張慾，第二是基於新疆在經濟及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價值。新疆蘊藏着大量的貴重稀有金屬，為製造核子武器所必需，且其地理環境為試爆或發射核子武器的優良場所，誰能控制這一地區，他纔能參加核子世界的競賽，蘇俄不願見到它的鄰人具有這種能力，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因此必要時像對付匈牙利自由黨士的武裝鎮壓，也是不可能的事。

四、造反失敗和飢餓難熬

從以上種種情勢以及柯錫金指摘毛匪為希特勒，而毛匪亦指柯錫金為新沙皇等情形看，匪俄關係實已處於絕交邊緣，接近彌留狀態了。

一向被美國姑息份子視為穩如泰山的匪偽政權，由於共匪內部權力鬭爭和紅衛兵造反，致使共匪內部的弱點畢露，四面楚歌，危疑震撼，如果再有反共的

力量從外部予以打擊，則它的倒斃祇是時間上的事。

現在被毛匪利用為鬭爭工具的紅衛兵，已將匪偽政權快要「鬭垮、鬭臭」，而它的自身也普遍被大陸人民所深惡痛絕，他們流浪於各城市和鄉村，到處白吃白喝，形同乞丐盜賊。最近毛匪爲了整頓這一橫行霸道的組織，業已出動軍隊鎮壓。而同時廣州匪軍進入市區接管工廠時，與工人會發生嚴重衝突，造成軍隊與勞工羣衆的對立。現在廣州的大部分工廠都未生產，而消費品的價格又日形飛漲，使工人的生活已朝不保夕，這都是紅衛兵造反的結果。

在農村方面，自去年冬以來，不少地區雨雪稀少，春旱情形業已形成，這突然如其來的形勢，使造反派共匪大爲狼狽，於是共匪偽「中央農林各部」，於二月十一日發出「要求各地農業部門掀起春耕生產高潮」通告，二月二十一日共匪又發表「給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信」，要求「認真抓革命，促生產，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爲春耕而積極工作。」三月三日共匪偽水土保持委員會的「革命造反派」又發出緊急倡議，要求「做好農田維修和水土保持工作」「凡是破壞水利工程，盜竊設備器材，製造用水糾紛，挑動羣衆武鬭的，必須對他們實行專政，嚴加懲處。」隨着又呼籲，抓好春灌抗旱工作，這是共匪在瘋狂奪權行動中突然發現空前未有的春荒的結果。

所謂「春荒」包含着天災與人禍，所謂天災當然係指天氣亢旱，而人禍則係由於所謂「當權派」反抗和破壞的結果而造成的。在今年一月間所謂當權派即煽動大批農民離開鄉村，流入城市，並挑起農民互鬭，而到了一月二十三日，北平的四十二個團體曾發表了告市民書，這一文件是在煽動「平郊各縣農民有錢分錢、有糧分糧、有物分物，連種籽、飼料及生產資料全部分光」，農民明目張膽地拆社會主義的台，要分掉集體經濟的老本。各地這種形勢的出現，迫使共匪下令調動軍隊進入農村監視春耕，雖然如此，形勢的惡化仍屬無可挽救，大批的中下農依舊反抗，爲應付這一「危急階段」，動用軍隊的力量既然仍嫌不足，林匪彪乃於三月十六日在他的「解放軍日報」上又呼籲「民兵必須阻止內外敵人的侵略」並強調「民兵在春耕中有重大的任務」，同時放鬆了對所謂當權派的鬭爭。到這裏事實已經很清楚地顯示出來，在農村裏非要用匪軍和民兵的全部武力便無法進行春耕。沒有春耕，即無秋收，因此今年大陸的饑荒是業已註定了的，而共匪偽政權所賴以託命的「人民公社」也即將在廣大飢餓人民反抗下日趨覆亡當無疑義。

比較農業方面的失敗情形，工業方面的嚴重情形也不相上下。據報載，截

至目前爲止，匪偽因工人罷工而陷入停產或半停產狀態的工廠企業單位，已達一百二十餘個。這些單位，有些是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福利、調整級別、補發工資被罷工使生產停頓；有些是因反毛當權派從意大批工人離開生產崗位「上京告狀」或「出外串連」而停工；有些是因爲反毛派工人破壞生產設備而停工。就中有些地區罷工時間延續將近四個月，如南京、太原、湖南等地；有些地區像哈爾濱等地甚至延續半年以上，工礦企業都陷於停產狀態。

五、結語

共匪偽政權的出現，乃俄帝對中華民族背信棄義的結果所造成，俄國硬把一個農業落後的國家推向共產主義的結構，已不合理，毛匪更依樣畫葫蘆，用暴力實行強把中國社會仿造爲俄式的組織，更是早已註定失敗的了。蘇俄的農業政策因不適於人民需要，故自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曾發生了全國性的大飢荒，自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因爲強迫實行集體農莊而造成了另一次大飢荒，其人民不願參加集體農莊者，不是被處死，便被送入監獄或被流放到邊遠之地充當奴工，毛匪統治下的情形，也完全如此，或較蘇俄爲尤甚。蘇俄建國迄今五十年仍不能使人民一飽，不得已再向資本主義道路退却，那就證明共產主義絕對沒有存在價值。共匪每月一二兩食油每年二吋布票定價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度，它必將失敗是任何人都可明白指出的。最近報載連史達林的女兒史維拉娜都已投奔自由，難道這還不能證明人心對共產主義的向背？難道這還不能證明毛匪的迷戀共產主義和他的倒行逆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爲殘暴最爲違反人性的罪行麼？毛匪所夢想的共產主義在經濟生活上既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又復以武力摧殘壓迫，對外實行侵略，難怪它已陷於走頭無路退避惟谷之境了，更從而變本加厲，想把中國社會從根摧毀，把人民精神生活所寄託的固有文化道德傳統剷除，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一意孤行，如非狂妄無知絕不如此。毛匪在無可如何情形下，對俄擺出一「收復失地」的姿態，以轉移人民怨憤情緒，其實在本質上他當然無此種愛國精神，且亦決無此種能力，而蘇俄對毛匪的叫罵，也並非甘心忍受，祇是想採取一種兵不血刃的方法再使毛匪集團屈服，入其彀中而已。

現在大陸各級學校業已停課半年以上，復課遙遙無期，工廠罷工怠工，生產停頓，農民破壞春耕，以代替抗議徵糧繳糧和毫無人性的階級鬭爭，匪偽政權崩潰之象畢呈，共匪腐爛之餘，乃加派軍隊實行監視鎮壓，更乞靈民兵以增強其實力，這種倒退幾世紀的綁匪作風，連軍事共產主義也談不上，遑論「科學」？將來這些出身農工的軍隊一旦在偉大的「蔣總統號召下覺醒過來，倒轉槍口，起而推翻匪偽政權，當爲無可置疑之事。我們相信這一天已不在遠。

蒙古民族從來考

郭振芳

研究一個民族的起源，是一個很渺茫的問題，尤其是蒙古民族的來源，很難找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我們不能因爲渺茫而不去注意它，相反的我們應該

積極的去研究它，發掘它。希望從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爭論中，找出一個近似的說法，從印證探考中得到一個比較接近真相的概念，這是我們研究蒙古史和

探索蒙古的史前史所應有的認識，與應具的態度。

最近讀到趙尺子先生的「近代所知的蒙古源流」一文，就中外學者論著中找出蒙古人的起源和一幅古代蒙古的分佈圖，捧讀既竟，使我又敬佩又高興，這篇文章，在研究蒙古史的歷程上開闢了一條新的路線，因為他的史料豐富，態度正確，再加上文筆的犀利，以之來研究蒙古史，無疑的當有豐饒的收穫。尺子先生是著名的蒙古史學專家，對於蒙古遠古史提出了不少的新見解和新理論，本人欽敬之餘，願就「蒙古民族的從來考」一題，提出些拙見，從另一角度看蒙古民族的起源，兩相印證，對這一問題或許有較近似的看法。我以為研究歷史，尤其是蒙古的遠古史，固應本着實證態度，但也不能拋棄理論的思維，國父說的「推知」甚為重要，惟「推知」方能發現真理。同時從傳統中尋覓真理，有的掘土取炭，愈深入愈有所得。所以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應從中國底傳統、神話，古籍和有關於著中吸取資料，印證探索，才能整理出一個正確的結果。

一、一般的傳說：傳說中蒙古民族的來源，大致有如下的兩種說法，一說是由西藏第一代大汗尊山達立這個支派傳續而來的，一說是自釋迦牟尼這個支系輾轉傳衍下來的。請看下面這段文字：「蒙古民族為原始氏族之一，相傳居於帕米爾高原及崑崙山一帶地方，後來經由阿爾泰山而至騰吉斯流域，其說有二：一說古時代印度有共戴汗者，即位後一百二十萬一千五百世，傳至尊山達立，為西藏第一代大汗，蒙古民族即由此支派傳續而來，達立者，乃達賴之對音也；一說自釋迦牟尼佛以後，遞衍至三十七輩至甲噶爾霞巴王子，由印度甲噶爾遷居西藏暫湯棍布地方，隨有才能之士十二人，迎立為藏王，是即聶直簪布，為佛教傳入西藏之始，八傳至赫勒呼木巴拉尊（赫勒呼木即智固木）暴虐無道，為丞相隆納木所弑，而篡其位。三子失國，分道出奔，第三代布爾特齊諾逃往棍布地方，娶豁埃馬拉爾為妻（豁埃義謂淑女，馬拉爾義謂白鹿），後同走騰吉斯河，河在唐努烏梁海之南境，即伊克穆河之南源也。居於不兒罕合勒敦山（即汗山），為幹灘河發源之所，十傳至脫羅勒勤伯顏，生二子，一名都哇吉豁兒，一名朵奔蔑兒干，朵奔蔑兒干卒，其妻阿蘭豁阿夢與神交，遂生字端察爾，為成吉思汗之八世祖，字兒吉斤乃其族姓也。」（蒙古簡史新編頁一——二）這段文字中的人名地名官史與其遞衍的故事，當然都是傳說附會，使人難以置信的。但我們從這段傳說中，獲得一個概念，就是蒙古民族源自印度來自西藏。易言之，蒙藏兩個民族的祖先都是印度人，都是從印度那裏傳延下來的。這種傳說真是荒誕不經，離開事實太遠，使人無法採信。多桑蒙古史對此也有一段神話式的記載，大意是說在紀元前約七百餘年，蒙古人為其他民族所破滅，僅遺男女各二人，避居於險峻的深山之中，不知經過了若干歲月，其族又日漸繁盛，繁殖為若干部落。因地狹人稠，不足以容，乃謀出山之計，於是因鎔鐵礦，得闢一道而出，後世蒙古人之為君主者，為紀念此事，每於除

夕之日必召鐵匠到內廷捶鐵，隆禮以謝天恩，這是蒙古民族來源之又一說法。

多桑蒙古史的說法，在時間上來說，好像是前一傳說之延續，大致來說，蒙古民族似仍由西藏第一代大汗尊山達立或釋迦牟尼這兩個支系輾轉傳衍而來，到了紀元前七百餘年的時期，為臨近的其他民族所破滅，僅餘男女二人遁居山中，而成為蒙古人之始祖，在時間上互相銜接，在故事上前後吻合，多桑雖未說明蒙古民族之外來抑土著，但就其故事之來源與發展來說，他似乎主張蒙古民族係西來，而非土著，在血統上並為西藏之後裔。

二、中外學者的研究：先看依貝麗氏的說法：「在那遙遠的年代裏，世界上的人口很稀少，分佈在靠近地中海的亞洲原野的說不定祇有幾千人，某些人早已遠離了這個初民發源的地帶，而且已經在形象上有了變化。有些人走開了又重新回到新亞洲，和他們的親族重新結合起來，有些被隔絕了，就在遠遠的地方住下來」。若千年代以來，蒙古人就和中國人為敵，雖然兩個嫡親兄弟，相貌上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他們是同系人種的不同的分支，他們的祖先約在四萬年以前，從地中海地區逐漸東移的時候，原是一個民族（四海同宗）。據依貝麗氏的說法，中國人都是西來的，地中海是人類的發祥地，由這裏向四週發展，創變為現在的世界，上萬族萬邦。中國人西來說，與蒙漢人原是一個民族說，為近代多數史學家所主張。其可信程度如何？根據人類學者的最近發掘考古結果，中國已是產生「原人」之地。這一點至少糾正了若干史學家的偏見，其西來說、南來說與外來說，均已不攻自破。蒙漢原是一個民族，早為史學家所認定，在沒有新的發現以前，自當作如是觀。因之，蒙古民族之非由西來，更非西藏之後裔，從凌純聲的引證中可以得到證明。凌純聲氏為我國近代著名的人類學者及邊疆問題專家，他對這一問題有如下的說明：「現代的中國民族，包含複雜的種族與文化成份，其來源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從現在人類學立場講，「中國民族」的開始，只能從周口店的「上洞時代」起，上洞是民國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由北平地質調查所發掘出來的古代墓穴，時代在更新統之末，距今二萬年到十萬年以前。裏面出土的三個完整的頭骨，據魏敦瑞教授研究，分屬原始類蒙古，類美拉尼西亞和類埃斯基摩三種不同的人種。……我們要作如下的推測，也許可以將中國古代這一段民族形成的經過，作個初步的解釋。兩萬年以前，在中國的北方，偏東部的一帶，也許活躍著三種主要的人羣，古亞洲人、原始蒙古人和黑種人的美拉尼西亞人。這是我們所知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土著，而由周口店上洞的遺骸所代表（中國邊疆民族一文）。凌氏的考證，謹慎而實在，說明了遠在兩萬年以前，土著民族便已活躍在中國的北方，這是我們所知中國民族歷史上最早的土著。下面再看一段周谷城的話。他說：「從北京人到仰韶期，在中國史前的歷史上，或未經紀錄的歷史上，凡三次遇到人類；他們出現的時期極不一致。且每次人類出現之後，復接着一個無人類的時期；無人類的時期情況如何，至今全無所知。第一次出現的為上面所述之

北京人，其時在舊冰期，正值舊石器時代之最早的一段。此後經過很久，中國地勢氣候忽起變化。這時人類在中國境內所演的是怎樣的一幕，全不得知。經過這一段長期的黑暗時代以後，有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出現。這種人的遺跡，一九二三年日德進教授在蒙古邊境沙漠中，即在鄂爾多斯沙漠中發現不少。這種人較北京人當然進步多了，且與今之蒙古人有相彷彿之處，大抵是一種很強的游獵人，其生活來源，即以附近草原中的動物充之。（中國通史上冊頁三八）。在鄂爾多斯沙漠中發現的人類遺跡，論相貌和地方，說他是原始蒙古人的遺骸，似無問題。如果這一論斷不錯的話，在時代上與凌氏所稱的「上洞遺骸」似乎都有關聯。這更證明了蒙古人當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土著，其生活遠較北京人時代之蒙古人進步。由此也證明了一點，那就是舊石器時代的蒙古人，顯著的趨向漁獵經濟的社會形態，在人類進化的歷程上，那時代的蒙古人是居於領先地位。下面再看謝徵宇氏所引證的話說：「據美國著名人類社會學家奧士朋教授的意見，認為人類的起源，比以前假定過的尚早一點，大概是在二十萬年至五十萬年以前，人類已經成了一支高級的動物後裔。」他從已掘得的最古人類遺物器血化石三百餘件，作了深刻的研究論斷人類始祖當為初生人，那些初生人在很遠很遠的年代中降生於亞西亞中部，後來成了蒙古人種尼格魯人種及高加索人種的祖先（社會學上冊頁二四四）。

三、結論：根據上面所引證的，日德進教授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

這種人的遺跡，似與凌純聲氏所稱的原始蒙古人有關。前期舊石器時代，其年代大約是五萬年前和十萬年之間，這又與凌氏所稱「原始蒙古人在二萬年至十萬年以前便已活躍在中國的北方，且為中國民族史上最早之土著。」其年代正相吻合，而與依貝麗指出的年代，也很相近。而奧士朋教授認為人類的起源，比以前假定過的尚早一點，他研究的結果，認為人類的始祖當為初生人，那些初生人在很遠很遠的年代中降生於亞西亞中部，後來成了蒙古人種尼格魯人種及高加索人種的祖先。奧士朋所謂的初生人與凌純聲氏所稱的原始蒙古人並無衝突，也可以說是二而一的。所不同的是奧士朋把年代向前推了十萬年或數十萬年，推演出原始蒙古人的來源，他們的祖先是那些初生人。惟奧士朋所稱初生人在很遠的年代中降生於亞西亞中部，與依貝麗所稱地中海是人類的發祥地之說，從地理上講也很接近，蒙古外來說，似乎無可置疑的了。但蒙古民族之外來抑或土著，都仍在臆測階段，這要靠從事人類學者的發掘與研究，在沒有新的史料或新的證明以前，我們應作如下的認定，蒙古民族為中國民族史上最早之土著，即或是外來，也當在十萬年至二十萬年以前，或者比這尚早幾十萬年以前便已到達中國的北方。同時更認定一點，蒙古民族與漢民族，原是一個民族，他們是同系人種的不同的分支，他們是同源而異流的嫡親兄弟。他們的分支和異流的年代，大約是在五萬年至十萬年之間，這時蒙古民族便已活躍在中國的北方，而漢民族就在黃河流域定居下來。

成吉思汗大雅薩法典與中原地區關係之蠡測

袁國藩

一 訂頒之始末

大雅薩 (Yasa) 法典，在蒙人認為是成吉思汗得自天授。

世界侵略者傳載稱：「全能的上帝，使成吉思汗：『從他的靈魂深處，毫無怠倦學習歷史，毫無混淆地詳記古代傳統，創造出政治家所有的規格。』」旨在建立世界之次序與正義。多桑蒙古史說：「先是竊盜、通姦之事什多，子無從父教，弟不從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濟貧，下不敬上，而盜賊不罰。然自我（按：太祖）統一此一民族於我治下以後，我事前着手之事，則是使之有次序及正義。」

然實際上，雅薩乃是一部以蒙古習慣法為基礎之法典。

蒙古與俄羅斯則稱：「一般的認為：大雅薩是一部蒙古習慣法的法典。」「雅薩的刑法，可能是部分的以蒙古之習慣法為基礎；但其隣近諸國的法律規範，對它也是不無影響。」此項法典，以維吾爾注音符號寫成。蒙古與俄羅斯：「他（按：太祖）的法典，成為帝國一切法律之基本。」曾指

出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會命其法令教訓，用畏吾兒字，寫成蒙古語，傳示國中蒙古青年，此種法規名曰大雅薩。」為帝國一切法律之基礎。自太祖元年以降，累經修訂與庫烈爾臺大會之公佈，於二十一年始行完成。

史集：「大雅薩是一二〇六年（按：太祖元年）之庫烈爾臺大會所公佈；但這僅是此一法典的初編。一二一〇和一二一八年（按：太祖五年、十三年）兩次庫烈爾臺，均曾以新的律令增補。它最後的訂正，是在成吉思汗自中亞細亞凱旋後，征伐西夏之前的一二二六年（按：太祖二十一年）頃。」

凡其子嗣，均奉守不渝。「成吉思汗曾殷望其所創造的法典，永不更易，命其繼承人，守法不渝。」

「成吉思汗以其子察合臺秉性嚴肅，特命其監督法令之施行。」且於重大集會宴饗時，輒加宣讀以為訓。至「國有大事，諸王集議」，亦取此卷子，敬謹讀之。

柯九思「宮詩十九首」中謂：「凡大宴，世臣掌全置之書，必陳大扎薩 (Jasak)

（以爲訓。」）唯因其視爲神聖，秘不宣示。君王亦恒視該法典爲秘笈，故「成吉思汗後繼人等，相信大雅薩的神聖性，故不許其屬下人等，及外國知悉其內容。惟此事對埃及似屬例外。」然歷代蒙古君王，均珍藏一部。然時日既久，不免散佚，迄今已不復可窺其梗概矣。

二 殘存之內容

據多桑蒙古之考證：「其法典，對殺人、竊盜、通姦、竊盜等罪，處以死刑。其收留逃奴，或拾物者，其在戰中拾得衣物或兵械，不歸還主者，並處以死刑。」盜馬、觸犯禁忌，第三次喪失他人寄託之財物者，亦判死刑。「甚至對：竊馬匹而無力繳納罰金者，亦處死刑。」（見蒙古與俄羅斯）又據多桑蒙古史稱：「成吉思汗曾以韃靼民族之若干迷信，訂入法律。故嚴禁溺於水中，或灰燼之上。嚴禁跨火、跨桌、跨磔。元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會謂：「太宗即位：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

馬克利茲書載：「凡取運貨物而破產者，倘再取運貨而破產，可取運貨物一次，倘再破產，其在第三次破產後，將處以死刑。」多桑亦謂：「其於第三次喪失他人寄託之財貨者，處死刑。」並令男子二十從征，部隊以十、百、千、萬爲建制。

（世界史略）

即婦女亦隨軍前進，俾給役軍中。「當男子作戰時，並代其義務。」此外，尙強調平等，「不因其人之財富，及重要性而差別。」（世界侵略者傳）尊老敬貧，（葛里高爾阿克克書）優禮賢哲，（世界侵略者傳：「他（按：太祖）却尊敬任何部族中，被人敬重的賢哲與隱士，認爲這是使上帝喜悅方法之一。」世界史略：「任何人都要稱贊崇敬純正、無邪、正義，碩學賢慧的人，而不論他是屬於那一種人。」）

對宗教亦一視同仁，如馬克利茲書：「他命令尊重所有的宗教，但不令其中之一，享有優先權。」暨多桑蒙古史：「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等都屬有力證據。

並獨免僧侶、醫生、學者之役賦。至趙珙、彭大雅所記，雖未云乃大雅薩之內容，然以悉爲蒙人習慣，似亦應列入雅薩之中。

黑韃事略：「其國禁草生而斃地者，遣火而焚草者，誅其家。拾遺者，履闕者，筆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其犯寇者殺人，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寔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蒙韃備錄：「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理行李衣物錢之類。」「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破城，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

三 雅薩雖施行於中原唯時地有限

考太祖自六年親將南征，迄十年攻佔金之中都。其間雖攻城略地，使大河以北，幾蕩無完城。然對攻克之地，凡契丹漢人，女真降人，皆因其原官而授之，如劉伯林、王侁、史秉直、石抹明安、移刺捏兒等，仍屯故地外。並未設官屯兵，以爲監守。（元史太祖本紀：「六年：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梁、豐利等縣。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遂入關抵中都。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冬駐蹕金之北境。」）「八年：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敗之，追至北口。帝出紫荆關，秋分兵三道，還屯大口。是歲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十一城不下。」「九年春三月，帝駐蹕中都北部，夏五月，金主遷汴。石抹明安與斡答等圍中都，帝避暑魚兒澤。」迨燕京既下，始以阿剌淺、石抹明安、耶律阿海守中都。

新元史阿剌淺傳：「西域賽夷氏，太祖入中都，北還，留阿剌淺與石抹明安等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同書石抹明安傳：「九年：五月，金丞相完顏承輝仰藥死，中都：請降，明安遣使告捷，即以明安守中都，加太傅，兼管蒙古漢軍兵馬大元帥。」

元史耶律阿海傳：「三子，長忙古臺，太祖時，佩金符，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

塔察兒、紹古兒、賽典赤等典燕南、察北一帶。

新元史塔察兒傳：「許兀慎氏，大兵略定燕趙，命爲燕南斷事官。」同書紹古兒傳：「麥里古臺氏，太祖：授洛、磁等路都達魯花赤。」

「

同書賽典赤瞻思丁傳：「回回人，太祖即位，授淨、雲、內三州都達魯花赤，改太原、平陽二路達魯花赤，遷燕京斷事官。」及木華黎授命專征。

新元史本傳：「十二年：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事，賜大駕所建九游大旗，乃建行省於中都，以略中原。」方承制命蒙古諸將，率探馬赤軍，分屯諸地，或除爲達魯花赤。自是，蒙人典兵牧民中原者，遂遍佈大河以北矣！

新元史忒木臺傳：「札刺臺氏，木華黎卒，忒木臺以行省，領兀魯臺、忙兀赤、怯烈、宏吉刺、札刺兒五部之家，屯兵河南太原、平陽、民

德之。」

新元史潤潤不花傳：「脫脫里氏……，太祖命木華黎南伐，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一將，潤潤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八年，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潤潤不花鎮益都、濟南，按札兒鎮平陽、太原，李羅鎮眞定，尙乃臺鎮大名，怯烈臺鎮東平，括民匠得七十二萬戶。」

新元史按札兒傳：「客列亦客別干氏……，隸木華黎麾下，充五先鋒之一。太祖十四年，河中府降，木華黎北還，以按札兒領總帥、攝國王事，領所部屯平陽。」

故自太祖六年，以至大雅薩法典完成之廿一年，其間蒙人既已統治大河以北，當然其治民斷獄，悉依其習慣。雅薩既爲蒙古習慣法之法典，實行於中原地區，自屬無庸置疑。唯以斯時蒙人任官牧民者，較之契丹、女真、漢人，誠少而又少，故雅薩之執行，地區有限，僅點線而已，當不難概見。蓋雅薩未經公佈，非蒙人不知也。

四 蒙元中原之律令 每與雅薩相背馳

大雅薩法典，雖行之于中原，然與太祖六年及太宗即位後，對中原所頒之條諭相較，則其有關人民生活之民、刑、商法部分，恒多相互抵觸，又似未行之於中原地區。蓋太祖所頒之新法五章，我國史家，固稱之爲一代制法之始。如新元史刑志：「太祖六年，敗金人於烏沙堡，得金降將郭寶玉，上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帝從之。於是條劃五章……，是爲一代制法之始。」即指此也。

唯就所及資料，舉凡對僧侶之優待，服役之年齡，以及出軍不妄殺等，無不與雅薩之內容相背馳，且相同者似無。新元史郭寶玉傳：「建國之初，宜頒新令，帝從之，於是頒條劃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答決；軍戶蒙古、色目，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一頃，丁三者僉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禁之。皆寶玉所陳者。」按此與前引雅薩內容之尊重宗教，二十成丁服役，城破皆誅者，無不背道而馳。

兼以此一時期，爲一攻略之軍事時期，蒙人復又動輒屠城，掠人爲奴，人民逃避，猶恐不及，何至發生斷獄牧民之問題，故雖有雅薩，其民、刑、商法部分，亦無機使用矣。對此元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曾謂「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按：俘虜爲奴者），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事。」元朝名臣事略「左丞姚文獻公」：

「自秋徂夏，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則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靜修集「武遂楊翁遺事」：「青年二十餘，遇保（按：州）抄騎，身已十餘創，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料）復生天地之間六十餘年也」。牧庵集「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李公神道碑」則稱「再復眞定，屋列肆者，半城闕，有以無居室來乞，入賦一間，數年而盡。唯其弟存奴婢三千人，歲晚皆平民之。」

至太宗元年、六年所頒條諭，除盜馬者死，亦無一顯示雅薩精神，或相似之內容矣。如新元史刑志：「太宗即位，楚材又條陳便宜十八事：如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蒙古、回回、河西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皆著爲令。」

又「六年，帝在達蘭達巴之地，大會諸王百官，頒條令曰：凡當會不赴，而赴私宴者斬；諸出入宮禁，從男女以十人爲限，軍中十人置一甲長，聽其指揮，專擅者罪之；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即置權攝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來，違者罪；諸公事非當言而言，拳其耳，再犯答，三犯杖，四犯論死；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以木簇射之，百戶甲長諸軍有犯者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罷；諸人或居家或在軍，勿敢喧呼；盜馬一二匹者，即論死；諸人馬不應絆於時蘇嚕克內者，輒沒與畜豹虎人；諸婦人製濟遜股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驕牛，徇部中論罪，即聚財爲更娶。」

新元史耶律楚材傳：「條便宜十八事頒天下：請各路設長吏牧民，設萬戶總兵，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之漸；中原之地，財賦所出，宜存卹其民；貿易借貸官物者罪（餘同刑志）。」

更因法條過簡，無法適應於中原地區，故自茲以降，一般官吏則均循用金律，以彌補法令之不足。此於新元史刑志及張溥元史紀事本末均有論列。逮世祖之世，雖累經重臣奏請制定律令。然與雅薩相較，幾無一相同。如盜竊、說謊、淫奔、收買亡奴，遺火焚草者處死，元律固反是。今舉其要點如次：

元史刑志「盜賊」：「諸盜竊，初犯，刺左臂。」「諸強盜再犯，仍刺。」

同書刑志「姦非」：「諸和姦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誘姦婦逃者加一等，男女同罪。」

同書刑志「詐僞」：除「妄增減制書」，「父子同造僞鈔」，「僞造省府印信文字，但犯制赦」，「僧道僞造諸王印信及令旨抄題」者論死，餘無死刑。

同書刑志「捕亡」：「諸奴婢背主而逃杖七十七，誘引窩藏者六十七。」同書刑志「禁令」：「諸煎鹽草地，輒縱野火延燒者，杖八十七。因至闕用者，奏取聖裁。」

即強調平等，敬老尊貧，學者免其役賦等，亦無不與雅薩相抵觸。

疊山卷「送方伯載歸三山序」稱「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此乃以職業分，若以地區分，則又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之別。如此豈可謂之重平等！

蒙縫備錄：「韃人賤老而喜壯。」

黑縫事略：「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按：忽都虎）來，驢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銀作差發。」（見）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按：難髮，從蒙古留三搭頭也。）免役賦，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總之，儒者得除名奴隸，免其役賦，曾經長期之奮鬪，方始實現。

新元史高智耀傳：「太宗召見：，上言：儒者給復已久，不宜與廝養同役，請除之。」

五 雅薩為中原文化所淘汰

東西交通與西域人種研究

羽田亨著
宋念慈譯

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的張騫，是自公元紀元前一二六年開始，經過十三年間的長期旅行方返回長安，至此中國始知西域情形，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爲有名的記載，也就是東西交通的發端。

但縱令身銜朝廷使命前往西域各國，而至此方有關於地方情勢之報告，而在此前彼此間似已早有了私人的往還，揆其情形，恰與日本小野妹子使隋以前，日本邊地與中國之交通關係業已相當密切的情勢相類似。在古代，絹是中國獨特的產物，當它輸往希臘羅馬所屬各地時，曾換回來同等重量的黃金，那種被人尊重的情事是極爲有名的。因此絲綢的輸往遠西可說是經由西域地方人民之手而達成的，其間或輸往印度，或運至波斯，或運至更西的地方，因此在張騫旅行之前我們已可獲得證據，證明絹當時業經輸入於波斯與印度。

在長久的時代以前，中國與西方各國之間即已有了間接的交通，西域地方即爲其通路，隨着時代的推移，兩者之間乃開闢了直接交通，然此時陸上的通路仍以經過此地爲主（南方海上交通又當別論）。在這一地域之內，適於人民生活的土地，僅爲周圍大山脈山麓地帶，在漢代，其間前有三十六國，後有五十餘國分散於各地。當然，當時所謂國者，實際上也無非是以城市爲中心之地方性的區劃而已。而在此所謂之東西交通路線，如地圖所示，即爲連接這些國家的道路，其中主要道路即爲經過天山南路各國的北道，以及經過崑崙崑北麓的南道。如由西往東兩道之交合點即爲近年因發現古書而頓時出名的敦煌地方，如由

考大雅薩法典之諸多部分，所以不能適應中原之因素，蓋以此項法典，係以蒙古之習慣法爲基礎，後雖累經修增，于太祖二十一年，始行完成。然斯時蒙人疆域所及，除中國北疆外，且奄有中亞細亞、小亞細亞、新疆之地。故上述地區之風土文化，在不抵觸雅薩之情形下，融入雅薩，以便此一法典，能適應整個帝國之中，自爲必然之事。唯此一時期，蒙人所統治之地區，類皆草原之游牧文化，僅帝國邊沿，及於農業地區。故此項以草原文化爲背景之法典，當蒙人進入中原之始，即無法適應此一農業文化之地區。所以，雅薩雖爲帝國一切法律之基本，唯在高文化之中原地區，不僅實施之時間地區有限，且迅速爲中原之農業文化所淘汰，尤其以民、刑、商法部分爲然。

總之，成吉思汗之大雅薩法典，爲草原人民，尤其是蒙人，信守不渝之法典。迨進入中原之始，其有關人民生活部分，即爲農業社會之高文化所淘汰。就是一代制度之庫烈爾臺選汗大會，亦隨元代之覆亡，而歸於消滅。所謂：「殷因夏禮」，「典章制度，實相因也。」此豈例外乎！

東往西，亦在同一地方分道揚鑣（現在分合之點已移至其東方之安西）。文明之傳播既與交通之關係不可分離，故中國文明之西傳與西方文明之東傳，必先進入此地，然後才分別波及於東西兩方，但無論如何，兩者之傳播必須一度經過此地，則爲無可置疑者。其情形殆與連結水道之水源與出口之導管相當。隨導管性質之如何，水源之水亦多少將感受一種變化，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但是談說東西文明傳播之人，便沒有誰去特別注意西域地方文明性質之如何了，這可說是一種非常輕忽而不介意的態度。爲了顧及這一點，在研究上必須先就蒐集資料打一主意。在實行方面，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便出現了由歐洲各國的學會以及日本有志之士所舉行的所謂中央亞細亞探險。一九〇〇年英人斯坦因（Stein）曾沿南道以普日于闐地方爲中心，實行第一次探險，自是以來，至一九一六年相繼有一些國家的探險隊來到此地，從事於學術的調查發掘。其後又自一九二七年起一直繼續到今天，仍有瑞典的赫定（Hedin）和中國學者們共同合作於此項事業。排除一切艱難困苦而一意競競從事於學術研究的情景，允爲本世紀學術界之一大偉觀。其結果，卒能使過去談論西域文明的資料于今對各國能有更爲豐富的貢獻，研究之成果亦相繼公之於世，這要和三十年前（譯者按：此文作於民國二十年，自今言之，當爲六十餘年前事矣）的往日相比，其發達與進步實屬顯著。下列論述均爲得自所獲資料研究之成果。

古代西域的人種

今天在此所討論的西域地方，主要為突厥族所居住，因此這塊中國領土才有了「土耳其斯坦」即「突厥人之國」的稱呼。可是往昔究竟是什麼人種居住於此地，這乃是長時間的疑問。有的人認為往昔的住民一如今日均為突厥人種所佔據，也有認為是西藏人種的，也有人認為係阿里安人種之住地者，意見紛紜莫衷一是。其意見所以莫衷一是，要之實不外由於有關古代居住於此間的人種記載不全，而檢視中國方面之紀錄，關於越葱嶺而西的地方住民，已可自漢代見出其人種的土俗的記事，但其東方，即有關這裏所說的西域古代住民之人種的特徵，並未遺有任何記載。直到南北朝魏的時代，才遭遇前這種少數紀錄(1)。但至本世紀因上述種種探險的結果乃獲致了種種資料，首先對他們本身所寫下的文獻，研究它的語言之性質與系統，或試行研究遺骸之頭蓋、骨骼以及毛髮，故對久懸之問題現在大體上可算業已獲致了解決。

主要的三種西域語

除漢人之外，自古居住於此地，並用其日用之語言遺留下各種記錄的主要人種有三。他們的語言經過了非常研究的結果，現已斷定其第一種為以龜茲、焉耆，即今之庫車及哈喇沙爾為通用中心的吐火羅 Tokhara 語，第二種即以于闐即今之和闐為通行中心的和闐語（或東方伊朗語），第三種則為在西域各地普遍應用的索哥德 Sogd 語，（索哥德為中亞撒馬爾罕地方之古名）。

三種西域語的性質

此等語言的性質都屬於散播於印度以西歐羅巴全體的所謂印度歐羅巴語。就中和闐語和哥德語乃是印度歐羅巴語的東方系統，和波斯語一樣，也屬於稱做伊朗語的部類。而吐火羅語在外形上却與西方系統，即與希臘語或拉丁語等相似，但它是否在實質上不屬於東方系統，迄今猶未臻明瞭，但無論如何，此等語言應歸屬於印歐語，則是極為顯著之事實。因此使用這種語言而自古即居住於西域的民族，用最通常的想法可能是阿里安人種，尤其可以說他們是屬於其中居住於波斯高原地方的伊朗種系統。但是語言這種東西不能任何時候都把它認做人種的標幟，這已無待煩言。

西域人種骨骼頭蓋的研究

為了更確實證明這一觀點，也曾做過骨骼的研究。也許因為沒有獲得豐富的資料，以致尚未能達到充分研究的結果，但是根據曾居住於古代都喜即羅布泊附近地方，或曾居住於古車師即今吐魯番地方西域人骨骼的研究，尤其由於他們頭蓋骨的研究，可知他們是適合於伊朗人種的類型(2)，它們尤其和語言資料所指出的事實一致。至於徵諸對當前住民所實施的各種人類學調查的結果，其中的一部分很明顯仍是屬於此一系統(3)。此等結果如更從其他各方面觀察，亦不見有任何矛盾。依照我們在這地方所獲得的一張繪畫，便可得到證據。

桑蠶傳入于闐的傳說和繪畫

這張畫是斯坦因氏得自古于闐國境內的丹當威立克之一寺院廢墟中一枚隔扇板上所畫者。一隻裝繭的籃子放在中央，有兩位穿著左衽筒袖服裝的婦女相對坐，從右方那位婦女所戴的金冠看，可知她有著王妃一樣高貴的身分。左方那位則類似侍女，舉左手用手指著王妃的頭，王妃的後面放著紡機。這張圖當然是畫的有關白蠶繭織絹的故事，而侍女手指王妃頭部之事(4)，立即令人想起斯坦因氏所謂蠶種傳入于闐國的傳說。此一傳說亦曾見之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唐書既有記載，也見之于西藏文學之中(5)。故事是說：昔于闐國不知桑蠶之術，求桑蠶於東國（概指中國之某一部分），其王秘而不與，于闐王乃施苦肉之計向東國之公主求婚，迎娶之前于闐王特囑使者告公主，該國無蠶桑之種，希即携往以做衣裳。於是公主乃違禁秘藏桑蠶之種於帽中，前往于闐，至是該國始飼蠶得繭。此畫為描繪此一傳說始無疑義，但它並非模寫他處業已發生一定形式的繪畫，而乃是將流行於此地的傳說，如實地描繪出來。現在我們所應當注意者，即傳說中所指之公主乃東國，即西藏文學中所見之中國（一地方？）公主，然在此所畫之公主與侍女之容貌與服飾，則又非中國樣式。關於此點，我想和傳說無關，必是即就當地婦女的容貌服飾而加以描繪的，由繪畫所看到的于闐人種而最和這土人婦女容貌相近者，誰都會承認那不外是波斯美術中所看到的伊朗人的型式。繪畫中王妃背後尚坐有類似國王者一人，很明顯地這也伊朗人型。果然如此，則此畫實為決定于闐住民人種的一個良好資料，因它和上面所述自語言、頭蓋所調查的結果頗為一致，故獲致正確結論之證據。

描寫吐火羅人的繪畫

我們現在再引用一種同種的資料，那也就是以往經常介紹過的壁畫。原畫(6)得自吐魯番附近的貝澤克立克廢寺，現為柏林土俗學博物館所收藏。那是一幅以佛陀祈願為中心的圖，乃中國唐代的作品。依據發掘人(7)盧柯克 Le Coq 氏的說明，畫的右上方兩位對立的僧侶之中，右方者為普通的東方亞細亞型，而左方年長之人則身著黃灰兩色相縫合的衣服，頭部與東亞型完全不同，紅髮和密生的紅鬚，繪畫方法頗為特殊，鼻硬直向前突出，藍色直視的眼睛，皮膚呈赤灰色，從顏面的特徵看，顯屬歐羅巴型(8)，這在其他畫卷裏也經常出現的同種人物，即所謂曾經遺留下吐火羅語文獻的吐火羅人。對此倒不一定具有必須如此思維程度的堅強理由，但自種種條件觀察，大體上是無誤的。德國的語言學者費斯特 Feist 氏(9)等也贊同這一看法。據此，所謂吐火羅人，不僅從他們的語言上，即從容貌上也可認出他們是屬於阿里安人之一種了。

阿里安人種分佈的時代

不過更進一步說，即使依據這些資料，也不能明白決定這一人種是從何時

起佔據了這一地方。但至少有關這一地方記錄存在的時代，也就是自中國漢代以後迄唐代之間，西域的住民並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動。到了接近唐代末期，突厥族到這一地方定住之後，非將原來定住者的伊朗系人逐出，或即因離婚而使其失勢，但在此以前，如從記錄上考察，向無類似現象，因此恐怕伊朗系人種在這一地方的分布，最遲自漢代已成為事實，並延至唐代。

居住於西域的其他人種

那末是否這一地方自漢代以後即僅由伊朗系人種所佔據呢？事實上亦並非如此。如今甘肅省地方，至漢初尚為化外之地，在敦煌附近所居住的是現在學界一般所承認的阿里安人種之一種的月氏族。有關這一地方記錄時代之初，人們必須視做突厥族或蒙古族的匈奴逐往西方。迄漢武帝時漢人勢力遠及西方，遂於紀元前二世紀末期，在一向為化外之地的甘肅省地方，設置四郡，加以管轄。在其中位於最西的敦煌設置敦煌郡。更在敦煌以西的西域各地方設屯田兵，以策漸趨繁盛的往來使者之安全與便利，其後由於政治關係，漢朝對西域之經營日趨進步，遂於紀元前一世紀的中期起，設置西域都護於龜茲，即現時之庫車附近，以統轄全體。漢代以後，中國各朝，縱有程度之不同，但均是經常經營西域的，正因此，所以漢人經常進入這一地方，自不待言。在伊朗人和漢人之外，又來了南鄰的西藏人種，屬於北鄰的突厥、蒙古等系統的種族，也同樣地進來，北鄰屬於突厥和蒙古等系統的種族也同樣地混了進來。情勢既然如此，所以在西域地方雖然曾住過伊朗系統的人種，但該地並非僅是他們自己的世界，自古以來就有上述人種以及因其他交通關係參進了各種人種，這是人們應該知道的。

阿里安種在西域居住諸人種中之地位

不過有一件事必須注意，那就是該地固然有如此龐雜的人種在雜居着，但無論在質與數兩方，最佔主要地位的仍屬上述的阿里安人種，尤以伊朗系的人

布特哈呼倫貝爾人的習俗

胡格金台

甲 布特哈人的習俗

一、禮節：布特哈人因其先人傳下的注重禮節觀念，已成為遵循禮節是必然的習慣，尊卑長幼的次序井然不紊。岡分賓主，凡為長輩或年長者，行必前，坐必上。見面時不論室內或戶外，尊長者講話時，年少者必垂手而立，恭敬

種為然。北方或西藏游牧種族之進入此地者，其主要目的惟在於掠奪或恃強而自他們奪取財物，至於漢族大體上也僅止於屯田衛戍之軍隊，其以營生為目的者，縱令有也為數極少，這是無可置疑之事。而談到這些軍隊，為主的設若不是招募自各方而使之從事冒險的惡少年，便是遭緩刑而使之立功於異域的罪人。利用此輩擔當經略邊疆屯戍之任，是中國的傳統政策。而在此間實行城郭生活，認真從事於商工農等生產事業，並過着有意義的文化生活者，實乃自漢代以後經常遭受各方壓迫與榨取，而直至唐代末葉乃佔據此地的伊朗系人種，在多數人種雜居之中，所以特對他們加以注意者，其道理完全如此。

參考書

- (1)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條「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 (2) Le Coq. Die vierte deutsche Turfan-Expedition. Tübingen, 1918, 1-2 szám.
- (3) Joyce. On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Oases of Khotan. J. of the Anthropol. Institute, 1903, pp. 304-24.
- (4) Stein. Ancient Khotan, pp. 144 sqq.
- (5)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p. 238.
- (6) 此書是依據 Le Coq. Chotscho. Tafel 21 所發表者
- (7) 同上說明
- (8) Auf hellas Spuren. S. 74.
- (9) Feist. Kultur, Ausbreitung und Herkunft der Indogermanen, S. 498.
- (10) Feist. Der gegenwärtige Tocharerproblems. Festschrift für V. Thomson.

聽之，如不讓其坐，就不肯坐下，亦不敢離去。乘車或騎馬行至大家集會處所時，必下車或下馬，徐徐步行通過。如路遇長輩或年長者，雖不相識，亦必行禮讓路。庭院內不准騎馬或乘車，室內不許執鞭或持手杖。近郊不唱小曲，居家不吟野韻。初遇久別的相見禮，就輩次年序，輩小年少的人行請安禮，（即曲膝）然後輩大年長者以口頭致寒暄。認親拜年或拜壽時，輩小年少者，均行叩首

禮。

尚有無明文規定毫不勉強自動遵守的規則：①須孝順父母，尊敬長上。②友愛幼小，和諧戚友。③敦睦近隣，和平處世。④牧場林叢，共同保護。⑤注意清潔，保養道路。⑥提高警覺，共防偷盜。⑦清除障礙，以便大眾。⑧修養德性，正身敦行。

布特哈人順從此項規則，以防止規外行動，而維繫人心。所以勇於自修，怯於私鬪，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如有違犯規則情事發生，即行召集族會，經按其情節，秉公審訊，予以警告或懲處，輕則鞭答，重則放流。族會由長輩的年長者主持之，討論事項，悉依家意，決議事項必遵守不渝，頗具民主精神。

二、飲食：布特哈人的食料品主要是以米、麵、肉類和蔬菜為主副食，和其他地方的人沒什麼大差別。但其中米子和哈哈麵，就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了。米子的製法是，把黍子蒸於鍋內，蒸到相當程度時，就取出曬乾，然後磨去其皮，就成米子米。無論肉類或奶汁與米子米合煮，毫不變成黏湯，其味極香。至於哈哈麵更為良好食料。哈哈麵以玲瓏麥（像燕麥或筱麥）磨成，以沸水沖喝。以牛奶或奶油加入其中，其味道更特別香，既可充飢，又可解渴，攜帶方便，經久不腐，旅行或狩獵時，不可或缺的乾糧。

飲料方面，布特哈人多半是喝茶或喝奶，酒類白酒為主。白酒以穀子高粱燒製之，平時不多用，喜事時大量用之，喪事次之。

布特哈人大部分是吸煙，所吸的煙是大葉煙，煙質優美，彷彿呂宋煙，都是布特哈人自己種植。煙葉分數等，上部的煙葉為上等，中部為中等，下部為下等。上等煙葉留下自己吸，中下等則出售之。客人來時首先遞煙，否則即被認為失禮。新娘婚禮中，以遞煙為認親主要禮節之一。訪親探友時，亦以煙當禮物而送之。

三、衣服：布特哈人的衣服，無特定樣式，主要是以禦寒蔽熱及適合身體為原則。夏季多着白衣，春和秋季則用藍色或灰色的袂衣和棉衣，冬季則皮襖。袂衣、棉衣和皮衣都束腰帶。皮衣有用細毛皮貨或用狍皮者，狍皮輕暖最適於雪地。靴子多用狍皮和鹿皮作靴底，狍子的小腿皮和鹿的小腿皮，用以做靴腰，毛朝外，所以不沾雪，輕便而暖和，最適於冬季狩獵、伐木、捕魚。並以狍子的頭皮做防寒帽，以鹿皮做背心及套褲。這些服裝都是布特哈人的婦女製作者。

四、房屋：布特哈人所住的房屋，其方向都朝南，普通是有兩間、三間、五間不等。所有房間都有南窗和西窗，但不做東窗。各房間都有火炕，火炕的溫度，雖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隆冬嚴寒時期仍然很高，屋內只着袂衣就行。夏季因窗多而大的關係，陽光充足，空氣暢通，堪稱冬暖夏涼。西屋的南炕為長輩所住，西屋的西炕通常為接待客人，其他各屋火炕為家人自由分配之。所有的佛像多半置於西屋的牆架上。

正房的兩側為東西倉房，用以儲糧及儲藏物品。西倉房的南一間用為磨房。倉房底距離地面高約三尺，鋪以木板，以防潮氣及鼠患。生活較裕的人家，尚有門房三間，中間為大門，兩側各間可以住人。所有布特哈人的房屋，都是布特哈人的木匠所建造者，建造時先將房基，以土墊高約二尺以至三尺，壓成硬土皮後，再挖埋柱，埋柱前坑內注入蘇油，使坑內的土變成油膩後，將柱底包以白樺皮放入坑內而埋之，所以柱木經久不腐爛，蟲亦不吃，因此房屋雖年久亦不至不斜。

五、交通：布特哈人的交通，以乘馬代步外，並用大輪牛馬車旅行或運搬木石物品。此項車輛也是布特哈人的木匠製造者，其製法以黑樺木為主要材料，車體的大小，車輪的高低，都有一定的尺寸。所有車輛，質堅體輕，雖在雪山、水地、沙場，都能輕便馳駛，俗稱之謂「草上飛」。年來漢人亦多購用之。此項車輛每年秋季輸往呼倫貝爾的甘珠爾廟市場，交換呼倫貝爾和烏珠穆沁一帶的馬匹。過去外蒙沒封鎖前，布特哈人曾經直接輸送於庫倫，作庫倫生意。

六、婚姻：

①訂婚：布特哈人的訂婚，昔日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以訂婚，子女當事人不表意見。但近年來則先徵得子女同意，始行訂婚。其訂婚儀式，僅由媒人向女方父母或兄長行斟酒叩首禮，以完成訂婚儀式，並不立字據，但從無解除婚約或賴婚情事。

②茶禮：又名認親禮，因為訂婚以後男女兩家，雖成為至親，但新婿不送茶禮以前，不與女家來往，新婦不經結婚，不見男方家人。至男方俱備茶禮（包括馬牛豬、酒喜餅等物）致送女家時，新婿與之同往，女方家人接受茶禮當時，即召集其族人，共同飲食。新婿即向岳父岳母及女家的戚友長輩或年長者行叩首禮以認親。從此以後，女家有婚喪事時，新婿須來參加，否則即認為失禮。男方有婚喪事時，女方的代表人來參加。

③彩禮：男女當事人，將至結婚期時，由女婿備置衣料被褥料，送至新娘家。並通知預定結婚日期，女家無意見時即作決定。其彩禮不拘多寡，量力為之。女家接受彩禮後，即為新娘製作衣服被褥，以備結婚。

④結婚：彩禮送完後，男方依照決定吉日，通知親戚朋友。婚期前數日，新婿來至女家迎親。女家於新婿來到後，即時召集族人，推選男人四名，女人三名，作為陪送新娘人，並指定年青者幾人，作為侍從人。至臨行時，整備數輛車，新娘車為轎車或美好的蓬車，年青的女人與新娘同乘轎車以照顧新娘，如同今日的女慣相一樣，其他車輛陪送之人乘之。新娘車排列於中間，陪送的男多半是騎馬，年青者御車。將至新郎家時，新婿先行馳回報告後，由男家推出有經驗的兩人，前來迎接，說客套話以寒暄後，即嚮導至男家。所有賓主都出大門外迎接，開始鳴炮。女方賓客依次下車或降馬後，男女雙方賓主互為

寒暄。新娘以紗布蒙頭遮臉，女嚮導員引導新娘至正房西屋南炕後新娘背面而坐，不正視任何人。女方男賓坐於西炕，女方女賓坐於南炕。於酒席告一段落後，新娘隨嚮導人的引導，向其公婆及戚友獻煙，作為認親禮。翌日晨男女賓客吃完酒席告辭後，新婦隨嚮導人的指引，首先向其公婆行叩首禮，並向男方戚友近族人的長輩或同輩的年長者，依次叩首，至此婚禮即告完成。

七、喪葬式：布特哈人死亡後，其子女或近族的晚輩人都穿孝衣，購買孝布後即通知族人，共同製作孝衣。將死者遺體先停放於西屋地上，整理死者衣物後入殮於棺木停放於庭院內，未出殯前，其子女及近族人晝夜守靈，擇定出殯日期後，訃文於戚友。至出殯的前夕，邀集戚友賓客，將所有陪葬衣服被褥器物牲畜及戚友賓客的弔儀，悉書於祭文內向靈位高聲朗讀，所有參加葬式的人，都跪下傾耳靜聽，祭文讀完後始叩首起立，將陪葬之馬牽至院外宰之。翌晨出殯時，其子女及近族人等將靈柩肩荷至墳地，點燒金銀箔，全體向靈柩行叩首禮，予以埋葬，放聲大哭，盡哀而返。抵家後懇款待賓客戚友，斟酒叩首以伸謝忱，喪禮乃告完成。

至戴孝期限，父母為百日，孝期內子女不出外，不理髮，不整容，不食甘味，不貼紅聯。脫孝後三年內，不結彩，不赴宴，不入娛樂場所，不與人鬪毆。父母去世的三週祭期，宰牲燒紙，並款待參加的賓客戚友，以盡孝思。

孀婦為亡夫穿孝三年，脫孝後再穿青衣。

八、祭祀：布特哈人供神佛，重祭祀，於除夕及元旦祭天地、七星、灶神及其他諸神佛燒香叩首。並堆積穀糠、木屑等物，點火放煙，以示煙火不斷之意。

鄂博是每村人所共同供奉之神所（即似土地神）。每戶人於除夕晚上，都到鄂博所在地燒香叩首，以表安渡歲月的感謝之意，並賽馬以助興。

鄂博祭除除夕外，尚於每年春季舉行，一般是宰牛，有時以豬代替之。如天旱日久，則臨時祭鄂博以求雨。

九、鄂倫春人固為布特哈人之一部，但以其所處環境相異的關係，其習俗亦即差異。鄂倫春人世居山中，其廬帳多以樺樹皮為之，冬季增添獸皮。其衣食除衣皮食肉外，其他衣物食料，則多由其安達（盟友）供給之，其安達多半是達呼爾人。婚姻由男方求婚，經女方父母同意訂婚後，由新郎餽送酒肉於女家後擇日完婚。

喪禮多以死者尸首填於樹洞以內，埋於森林之中，年老死者有遺囑時，子女須向親友宣讀。

乙 呼倫貝爾人的習俗

一、禮節：呼倫貝爾人的禮節與布特哈人大致相同，只是騎馬者與人談話

或打招呼時不下馬，這是呼倫貝爾人不認為失禮，但布特哈人則否。郭道甫曾說：「他有一年到布特哈去，路過一人，騎着馬問路，但那人大大瞻眼不答話而去。後來聽別人說才明白，就是對布特哈人不但問路或問事時要下馬，即是普通寒暄時亦須下馬，不然對方不但認為無禮，並以爲驕傲而小看人，這就所謂『入鄉隨鄉』的道理，不可不注意云。」

二、生活：呼倫貝爾的達呼爾、索倫、鄂倫春人的生活習慣與布特哈人相同，故不贅述，但其他游牧的蒙古人，由於依水草而居，四季轉徙之故，即住於蒙古包，蒙古包的拆張甚為方便，蒙古包是圓形，中設一門，包頂傘形，以羊毛毡或以其他獸皮覆蓋之。

飲食方面：則以炒米，牛羊肉為主食，以牛羊乳，奶皮，乳酪為貴重，奶豆腐，乾肉便於攜帶，可保持多日，奶茶、磚茶為飲料品，宴客以煮整羊為上席。

衣服方面：冬着羊皮襖，袖長身肥，紮腰帶。頭帶圓形緞面帽，飾以金絲邊，足穿革靴或毡靴，女人首飾以金銀為普通。

交通方面：以馬代步，以馬、駱駝馱物，並以牛馬曳車載運貨物，亦有用俄式馬車者，其車有四輪，以膠皮或以鋼鐵為之，駕以雙馬。駱駝不只是馱物且供騎乘。

渡河有織就、扎哈兩種。冬天有爬犁，套一匹兩匹馬在冰雪上馳駛。

三、婚嫁：蒙古人的婚嫁，父母作主，故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決定子女的婚事，近年來也有子女自由結婚者。聘禮富者為金銀，普通為牲畜，結婚日以前，致送彩禮於女家，決定結婚日期，至期行迎親禮，婿即乘馬負矢到女家，女背面而坐，姨姑姐妹圍坐四周，婿向女背道問女名，女故不答，久之由陪坐者語之，此謂之小名。翌晨女乘馬繞宅三週隨男而去，喇嘛沿途誦經隨行。其婚禮院中置木棹，上設弓矢羊骨或置全羊，家設火盆，夫婦同向跪拜，次見父母，拜佛像火灶以及尊長戚友。喇嘛誦經，佐以樂器，禮畢設宴款客，婚禮即告完成。

四、喪葬：喪禮無靈床，無供獻，不穿孝衣，不用音樂，無紙箔，只請喇嘛誦經。葬法昔時有天葬、火葬之習，近來多用土葬者。所謂天葬者，就是於人死後，戴尸於車上，運送於一定之區域，連同該車，都置於該地而去。但因傳染病而死者，則一律不予天葬，以免傳染。至於火葬，多為喇嘛的葬儀，以火焚其尸，拾其火爐，送入喇嘛之塔。

五、祭祀：呼倫貝爾蒙人，於陰曆正月祭星，家家供佛像。以祭鄂博為重要祭典，各旗鄂博祭於五月或七月合祭於海拉爾河北山上。每三年舉行大祭一次，以五月為祭期。祭時喇嘛誦經，鼓鈸競作，繞行鄂博三周，官民隨之，舉火焚柴堆，以香火投，祭禮告成。

塔兒寺憶往

虞怡

塔兒寺是黃教始祖宗喀巴的誕生地。宗喀巴歿於拉薩後，他生前的大筆和頭髮經喇嘛迎歸玉樹，在西寧南廿五里湟中縣魯沙鎮建塔存藏，塔兒寺從此得名，成為蒙藏各地僧人的聖地。記者昔年因公抵西寧後，當日曾到沙鎮參觀喇嘛植樹，見山坡上枝條密集，一排排貯水橫溝繞樹而過。總有三百喇嘛在荷鋤工作，紅衫掩綠枝，蔚為奇觀。轉天，氣候突變，大雪紛發，西寧城外山頭上積雪五吋。第三日天雖晴，但氣溫極低，我們決心訪問塔兒寺，所以冒寒坐車出西城，沿公路向魯沙鎮疾馳。公路兩旁皆是鑽天楊樹。越西南行，地勢越高，樹枝上漸掛着銀邊。一小時後，接近魯沙時，地面還鋪着殘雪，小積石山支脈亮晶晶的一片銀光。據說這裏的溫度比西寧至少冷十度，城郊現在已翻土佈種了，這裏猶在冬眠。

魯沙祇是三、四條街道的小鎮市，湟中縣政府設在鎮上。湟中縣是全青海省數一數二的縣份，人口廿萬零五千五百八十八人，其中藏人和回人較多。魯沙就是藏回交易的市場，街上除店舖外，還有許多布蓬賣些布頭、茶葉、乾菓零食和朝佛用的雜物。從西面過來的藏僧藏俗上山前後全要在這裏花盡身邊的銀元購買日常用品。有些商人會說當地語言往往獲暴利。記者抵魯沙鎮時，全鎮正陷於極深的泥沼中。不少塔兒寺的喇嘛有的在閒走，有的坐在門口上曬太陽。若干藏俗和蒙古人穿着長統布靴，披着寬袖緊腰繫着大襟的大氅在攤前走來走去，腰間多掛着一短刀或槍枝子彈。聽同行的人告訴我，藏俗嗜殺，常於酒後殺人作樂，但由於年來青海政治進步，地方秩序井井有條，所以藏俗殺人的事已聽不到了。我們走進一家雜貨店購買管見拜禪時必用的獻禮。這是一種一尺寬兩尺長淺藍色的絲巾，藏名哈達。店家先拿出一種最劣的，質地像粗紗，索價六毛銀洋，合法幣十二萬，我們嫌寒儉，店裏又拿出兩種：一種中等的，索價一塊，合廿萬，另種最好，要錢三十萬。我們終選擇了最好的一塊。這家商店是回人經營的，售賣的東西，多半來自西藏，價錢貴得厲害。譬如藏人常用的紅黃橙黑四色幅狀毛織品，可作圍巾用，但每英尺索價竟達十六萬元。

一輛吉普車載我們沿環山公路向上爬，到小金瓦寺坡前停住。剛剛下車，突從四面八方攔來一羣小喇嘛把車團圍住，遠看就像羣紅氍毹摸弄着一隻死蠅。塔兒寺的世界實在太恬靜了。一人沉重的皮鞋聲都可劃破山中平和的氣氛。這僅是神權時期的遺跡，精神和物質上離現世紀隔著數千年的距離。

我們這輛吉普車曾在滇西作過戰，逾齡像老僕般，從美國人手裏，轉讓給中國人。經二萬多里的長途跋涉，它，到蘭州後，又年輕起來，經常活潑地疾馳在砂礫紅土的西北公路上，現在它到了塔兒寺，更變得時髦年輕，竟像美麗紅

顏的少年被一般喇嘛欣賞着。可見中國是個多奇異的國家，一部地理上刻劃着一部歷史。

塔兒寺在一般人眼中最奇怪的不是宗喀巴，而是頂上的金瓦。全寺有三個大殿，第一道是小金瓦寺，第二是大金瓦寺，第三才是宗喀巴的衣冠塚。三殿全用內銅外包金的瓦鋪成，價值幾難以時價估計。沒有警察駐守，但三百多年來竟沒有丟失一塊。有人曾問過掌事大喇嘛：「為什麼金瓦一片也不少？」他們的回答是：「為什麼要少？」

小金瓦寺又名護法殿，內供護法神。佛像前並無香火，供桌上擺着牛油燈及用牛油作的花枝彩籃。原來在十七世紀時，西藏和蒙古盛行一種風俗，即人死後，遺妻必須攜牛羊財物睡在乾柴上，與死者同時火化，以示殉節同歸。親戚後代，每年也必須宰殺活牛羊祭祀亡人。達賴一世覺得這種習俗太殘酷慘烈；才竭力提倡寡婦不必殉節和用牛油燃燈供奉死者。正殿除佛像外，尚有班禪九世騎過的白馬，和僧徒獻祭的大角羊、豹、熊等。這些動物都是皮革內填稻草，毛膚雖已乾枯，但看去仍栩栩如生。牆壁上掛着喇嘛跳神時用的彩衣和面具。大殿門額是清道光十三年，御書「威德赫濯」四字。殿外四丈見方的院子，周圍兩層圍欄，牆上遍塗壁畫，大意好像是人死後不得超生時陷入地獄的情形。我們才到院中就被樓上突出的碩大兇惡的野牛頭嚇了一跳。這也是班禪圓寂後，別人獻祭的動物，想因殿裏放不下了，才擺在樓上，牛頭竟伸到院中。院內另放着兩隻一人高的銅燈塔，是清咸豐三年造，塔上除花紋外，也鑄着金火匠人某某的名字。

從小金瓦寺出來走上幾十步，另有一處院舍，叫花兒殿。形式和小金瓦寺相同，但規模小得多。走進院首先看到一顆菩提樹，相傳為宗喀巴手栽，極名貴，所以僧人在周圍砌起半身高磚牆，防遊人損傷。菩提樹開花千載難逢，但民國卅一年，蔣主席蒞西寧遊歷塔兒寺時，這顆黃教始祖宗喀巴手植過的菩提樹竟奇葩怒放。一時傳為佳話，給藏僧影響極大，直到現在，他們還以此為佛家的靈兆。據省府人告訴我，民國卅一年，英人封鎖滇緬路，外援斷絕，蔣主席想從印度經西藏、青海另開一條國際路線，所以才親蒞西寧看看看、藏情形。但隨後不久中印公路打通了，青藏公路通車玉樹就停止了。菩提樹前塗着一塊烏黑色青石，半埋在土裏，據說宗喀巴兒時，家境清苦，宗喀巴的母親常到井邊汲水，因力小水重，就背倚這塊青石增加臂力，如今這塊帶着無限神祕的石頭已成喇嘛教的殊寶。石面上宗喀巴母親倚過的地方滿塗牛油粘存着古銅錢，銅元、銀元、一元法幣、五元、五十元到五百元的法幣，這表示時代的進步。

花兒正殿除一尊金身如來佛外，別無其他。

我們沒到大金瓦寺前先到知客僧處說明來意。他們一面派人去報告班禪和阿嘉。一面領我們參觀灶房和大殿。大金瓦寺另名大經堂，是塔兒寺全體喇嘛唸經的地方，正像各機關舉行紀念週的禮堂，走進大殿，漆黑不見日光，撲面吹來一股牛油氣味。定睛看，才知道這是所空前偉大的古式建築。有周圍一抱的金柱一百零八根，象徵喇嘛教一百零八卷佛經。地上有二十二條長型木座，全鋪着氈氈，可坐三千八百人，柱上也圍着各色藏氈。自屋頂垂下若干兩三丈長的法幡，絲絛可觸到人身。最深處有個黃緞座位，高兩尺，是班禪講經的地方，別人不能隨便亂座，因為在喇嘛教中班禪是心神，是解釋佛經的最高權威，大殿四壁鑲着一格格佛龕，內藏一尊尺高金色坐佛。我們想利用門口一絲陽光，以最長的時間，為這佛堂留影，終歸失敗了，因光線黯淡，大半個空間都沉寂在帶着幾分神秘的黑暗中。

殿側有排灶房專供喇嘛會膳用。內放着直徑一丈深一丈的銅鍋兩個，光緒廿三年立，一次可供給三千六百人的飲食，另有斗大木瓢五十個盛湯水用。喇嘛會膳並不時常舉行，因人數太多，招呼不易。據說蔣主席遊塔兒寺，全寺喇嘛曾穿着簇新的袈裟迎立寺前，並在大經堂會膳一次。

這裏幾個寺院不聚在一起，每寺間總有幾百步距離。我們離開大金瓦寺走向塔兒寺時，看見許多遠道而來的喇嘛也在一步步遲滯地在泥濘的山路上走着。他們顯得很憔悴疲倦。為了虔誠朝佛，他們多半來自蒙古和西藏，一雙破舊納鞋會載着它的主人踏過草地和沙漠，到踩着塔兒寺的泥路時，它的主人身體上已萬分疲憊，但精神上却獲得新生。記者因此想起，宗教與革命性質相同原全靠信仰。然而，不可諱言地，目前若干革命家精神上已萬分疲憊，身體上却時時接觸最新的享受，和任何一個虔誠的西藏苦行僧相比，實該愧煞。

塔兒寺院落很小，殿內有座木質塗金高塔，下圍藏氈，塔頂散披着宗喀巴致前穿的一件鵝黃色大氈，和烏黑長髮的長髮。宗喀巴死後骨灰存拉薩，衣髮運返塔兒寺，故築塔代塚。塔前供桌上有兩排銅爐燈，前排十六盞，後排八盞，皆滿貯牛油，明亮輝煌的燃燒着。塔旁左側有個小樹內藏烏青石一塊，上刻有四個腳印，相傳是宗喀巴兒時踏過的痕跡。右側樹內，掛着班禪九世的畫像。我們從邊門步出大殿，因殿前石階上有八個僧人正行着磕頭大禮。他們全是遠來

的，行禮時先跪下去作揖，然後兩臂平鋪地上，全身也俯臥下去，喃喃禱告，再跪起來磕第二個頭。磕頭數目沒有規定，全靠自己的愿心。其中有個小喇嘛是蒙古人，年僅十一歲，見我們來，他跪住了，直望着我們，在他小小的心靈中，我們顯然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這塊青石板地，經二百多年，每天廿四小時不斷的磕頭摩擦，已變得又光又平。

最後記者去拜訪塔兒寺寺主阿嘉呼圖克圖。他雖然是個卅多歲的僧人，但枯黃的臉上也密刻着微笑時的縐紋，他知道我們來了，慌忙由幾個喇嘛扶持着走出內屋，穿上長靴坐在地上。阿嘉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地位都遠遜於班禪和達賴，所以歷史上幾世阿嘉呼圖克圖連他自己都是默默無聞的人。他幾乎用天真的癡笑和閃爍着的猶疑答覆了我們所提出的全部問題。我們問他班禪不能回藏久居塔兒寺是不是喇嘛教的損失，他先乾笑了一陣，再用眼掃尋半天身旁的大喇嘛才說：「班禪回去全藏好；不回去，塔兒寺更歡迎。」問他為什麼？他說班禪是為宗喀巴傳經的人，塔兒寺僧人需要他。再問他「前藏和後藏誰對？」他祇笑不答。再問，由旁邊大喇嘛代答說：「阿嘉佛祇管唸經不知政治，所以不能作答。」

以一個旅行者的眼光看塔兒寺，該是幅多美麗的圖畫，十幾里一片山頭充滿了幾百年的建築和更多的神秘與夢幻。有若干場合，甚至使人感動，感到喇嘛教的美麗與偉大。但我們所見的除去上面一篇記述外，就喇嘛教本身講還看到一片暗影已爬上塔兒寺的金瓦頂；以現代科學生活言，又深深感到時代是如何虐待着不肯邁步前進的人。

喇嘛教徒自宗喀巴起，始終渡着最嚴肅認真的宗教生活。但因物質文明的發達，已使他們不能長久囚居在精神的柵欄中，他們逐漸向有霓虹燈的地方悄悄走去，有不少喇嘛甚至有高位到堪布的，都還俗了，還俗後沉湎於酒色中的自己難免，喇嘛生活的困苦單調，也使人望而却步。塔兒寺全盛時期有三千六百人已難免，凡有幾份混飯本領的人，都不願進寺吃那碗素油乾麵，所以塔兒寺的人數一天比一天少，到如今只剩下一千餘人。普遍地說，寺主們都不願宣佈寺內的人數，這道理正和報館老闆不願告訴人自己報紙的銷路一樣。更有許多高級喇嘛，囿於俗務荒蕪了佛經功課，那些小喇嘛也樂得嘻嘻終日。這種逐漸蔓延的風氣已逐漸剝落了佛門的尊嚴，至少外人是如此看法。

董其武出賣綏遠秘聞

張季光

三十八年冬因避匪亂離開了地處邊疆的綏遠省歸綏市，路經北平、漢口、廣州、澳門、香港而至寶島，在路上曾經遇到了家鄉的至親好友，他們悄悄地同聲和我說：

「有錢就吃點好的吧，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又要鬭爭了。」還有一位朋友說：

「土匪以動亂起家，無論國內外，越是動亂的地方，越是他赤化的溫床，

所以嚇阻沒有效力的，只有進一步使用武力平亂，使天下太平，那才是毛匪的剋星。」事隔十幾年，果然應驗了他的話，例如韓戰使匪軍進入北韓，越戰使共匪控制了北越。在大陸內，毛匪舉行了無數次的慘害民衆的禍亂，例如什麼三反、五反、下放、人民公社、整風，最近又搞什麼紅衛兵，無非是鬭爭的翻板，上帝要毀滅他，必先使他發狂，那麼毛匪的這次喊使紅衛兵倡亂，則是他死前的最後掙扎了。而且也是最後的一次鬭爭，自由世界人士，實不可再容忍匪偽政權再來一次鬭爭，應該對大陸同胞伸出同情之手，共滅此獠，解救六億同胞。

由於我們確定了共匪的任何行動，却是製就仇恨、禍亂、鬭爭的翻板，並無新與舊之分，使我想起了在大陸的一些舊聞。現在詳述如下：

和乎？戰爭？

三十八年北平淪陷後，地處西北邊疆的綏遠省，情勢危急，一日不如一日，其後山西、陝西、甘肅相繼失守，綏遠更爲孤立，那時爲「蒙軍區司令員」姚匪詰正在侵據綏東，時思向歸綏市進犯，但其所部係民兵所編，雜亂無章，毫無鬭志，絕非綏遠省主席董其武部七、八萬人的對手，以是屢次進犯，屢遭敗衄。但毛匪以綏遠孤立無援，遲早難逃其掌，故亦未派大軍援姚，而且此時董其武亦意志不堅。董於北平陷落之後，會秘赴北平見傅作義，傅時心中甚是苦悶，見了他，只問：「你來幹什麼？」當時便揮之使退。但董辭出時，傅又說：「晚上來吧。」至於屆時彼二人所談何事，外人無從知曉，不過董回綏後，終日長吁短嘆，一籌莫展。據說那時的傅作義確不自由，他的那些被匪解甲的舊部們去見他，只問問生活如何，絕不敢談論其他問題。

由於傅作義的一念之差，北平四十萬大軍，除士兵外，上中下各級軍官，皆被匪遣散，每人發給一個「解放證」及少數旅費，解放證上還註明曾任國軍軍官，意在永遠監視，各級軍官人心思漢，惟以整個大陸，幾乎全被赤化，只有綏遠一隅，未被侵據，所以大都由平徒步回綏，長途跋涉，艱苦備嘗，沿途遇見匪軍，雖未留難，但是很驕橫地說：「你們還要反動嗎？你要知道綏遠也將要解決了。」這些軍官們回綏後，莫不怨恨傅投匪之禍國殃民，使全體軍官飽嘗失業之苦。後來董其武又以綏遠省指揮所主任名義，將這些軍官，分別編入了他的部隊內。

毛匪的魔爪，始終是不放鬆綏遠的，兩個月之後，秧歌王朝派來了一個姓潘的匪幹，帶着傅作義的勸降書，約董其武派員至豐鎮匪盤據區洽商條件，董派康保安等前往，初步會談的結果是，雙方互釋政治犯，匪在新城設一辦事處，由董負責保護，匪有權在綏境設貿易機構，搜購食糧、皮毛等物，董可在平津各設一辦事處，購買布匹等貨。軍事上，團以上單位，由匪派政委，編制上仍維現狀。政治上，縣府以上的機關，由匪派幹部參加。交通，歸綏至包頭董部

控制下的鐵路，交由匪鐵道部統一管理。董秘密接受了上述條件。便試探各級軍政幹部的意見，印發了很多徵求各界對時局政策的方案，分發與軍政各級幹部。內容是：「和乎？戰爭？」「綏遠有什麼條件可以和？什麼條件可以戰？」「戰將如何去戰？和將如何去和？」各級幹部的答案，送至省府後，由秘書處整理，結果都不贊成這投降降式的和平。而且多年來被政府教育培養的幹部，多表示寧可於必要時從事游擊戰，不成功亦當成仁。當時反對投匪甚力者，則爲孫蘭封、劉萬春（保安副司令兼軍長）、鄂友三（騎兵師長）等人，鄂與董爲盟兄弟，私交至深，但對董之投匪，則深表反對。董爲投匪事，曾數度召集各將領會商，各將領皆不贊成。董會親致長途電話召鄂友三來歸綏開會，鄂答謂：「你叫我去歸綏，是以指揮所主任的名義，叫我去開投降降會議嗎？如果是的話，那我不去。」董無辭可答，只說：「我是想看看你了，你快來吧。」

傅作義打自己的臉

董其武一面勸各將領投匪，一面半公開地與北平拉攏，這時盤據綏東五縣的偽「綏遠軍區司令員姚詰」，偽「綏遠人民政府主席楊植霖」，他倆想着統制整個綏遠，以期名至實歸，便在歸綏市東方的旗下營車站，集中所部匪軍，貿然向歸綏進攻，但是激奮的國軍，正愁無由殺匪，遇此良機，豈肯錯過，乃不俟董的命令，毅然迎頭痛擊，匪竟大敗而逃，遺屍遍野。至此，姚匪始知如無董匪榮臻（偽華北軍區司令員）援助，不能再言戰矣。而董的投匪計劃，也因此一戰，無形中受了打擊。

這時綏遠省保安副司令因兼軍長握有實權，爲防止毛匪增派大軍進犯起見，一面將歸綏的物資，火速運往後套外，一面自任爲綏包防衛總司令，積極備戰，但以董爲首的投匪派，仍然積極活動，此派人物，皆爲有錢的貪官污吏，例如省議會議長張欽、副議長閻肅、民政廳長康保安（原任廳長王則鼎被調往後套陝貝任省政府綏西行營主任）綏遠高等法院院長于存瀾，他們不敢反兵，恐其在綏財產，被匪沒收，極力慫恿董其武再事議和，董在綏的資產，更是不計其數，亦有同感，於是再派康保安至平，先見傅作義，請傅向毛匪關說，這時傳言傳已被暗中監視。又有人說，傅因受刺激過甚，曾自擱其煩，以痛惜自己所造成的錯誤。那時毛匪早已將他的軍隊和物資接收了。他已成爲無用之人，對他當然十分冷淡。但現在董派康保安來找他了，叫他居間說項，於是在毛匪的眼光內，又有了剩餘價值。本擬命傅招撫舊部，以便兵不血刃佔領綏遠，但又恐放虎歸山，固然綏遠只有國軍七、八萬人，又無後援，究竟寡不敵衆，非其對手，但如果全部潛入大青山，與其作游擊戰，倒也是他的一個心腹之患。

毛匪爲着慎重起見，再派潘某赴綏，在新城綏遠省政府內，設匪駐綏辦事處，漸漸地又派來了第二批匪幹，打算接收鐵路，匪幹身著藍色列寧裝，戴着

工人帽子，居然在街頭購買物品，作久居之計，董其武也公然派了好多警察尾隨保護，匪幹住所，也設有警察崗位。維護惟恐不週。但是却激怒了愛國的下級軍官們，第二天街上便發現了「殺豬拔毛」的標語，為投匪派甘作宣傳的舊聞日報，也被愛國的志士們，悄悄地贈送給他一顆響亮的炸彈，雖未傷人，却也嚇破該社社長梁子材之膽，第二天他堅決地向董其武辭職（該報係省府所辦）。暗暗地和共匪搞秘密工作去了。第二天群眾愛國的情緒更形高漲，一隊一隊的國軍士兵，分批在街上遊行，高喊「滅共剿匪」！「奮鬥到底」！第四天有匪幹四人在舊城街上購物，回新城時（歸綏市新舊兩城相距五華里），剛剛走到大馬路口，從他們的背後，來了六、七個便衣人，一直就向匪幹們的身上撞去，匪幹們看事不好，沒有做聲，暗暗地將腳步加快了，但便衣人的腳步也快了，走到民眾教育館的門前，便衣人向匪幹們發話了：「喂！有身份證明嗎？」匪幹們聽了一愣，忙說：「沒有，我們是北平來的，是董主席請我們來的。」便衣人聽了憤怒地說：「董主席叫你們來，但人民不准你們來，你忘了你們殺害過多少老百姓嗎？但你們也有今日！」說着便掏出手鎗，向匪幹們射了幾發，一聲呼哨，拔步而去，等到警察來時，只見地上倒下了兩個匪幹，其餘兩個匪頭，竟不顧受傷伙伴，抱頭鼠竄而逃了。

徐永昌到包 傳作義抵綏

這幾個人的愛國行動發生了偉大的效力。就因為那幾位便衣人打死了一個禍國殃民的匪幹，重傷了一個萬惡的共匪，以潘某為首的那些匪幹們，莫不恐慌萬狀，他們開始知道了民家力量的偉大，誠惶誠恐地向董辭行，董也知道留不住了，一面將死匪厚為裝殮，如喪考妣的親為弔祭，一面將傷匪送入省立醫院，還親自帶了禮物去慰問。但可憐的，還是綏遠民家，他們給綏省府繳納捐稅，但不幸這些血汗錢，竟經由董手，作為裝殮治療奸匪的費用了。

潘某等共匪，被便衣人嚇得屁滾尿流地逃去了以後，綏遠又暫時地安定了下來。一直安定了三個月。

投匪派不出賣綏遠，心終不甘，於是再派康保命赴平去見傅作義，這時毛匪認為傳的剩餘價值高漲，故稍假以辭色，不意傳竟認賊作父，感恩圖報！向毛匪前一力承當，決使綏遠和平解決，這當然正中毛匪下懷。於是命傳帶了好多銀元，乘專車由北平至旗下營，換乘汽車至白塔（這一段鐵路時國軍與匪軍交界之處，尚未修復）。然後再乘國軍控制下的火車至歸綏。當即召集董其武、劉萬春以下各將領會議，威脅利誘，勒令投匪，當時以行伍出身的第十兵團司令孫蘭封倒很倔強，任憑傳作義三番五次的電召，始終安然在包頭（在歸綏市西，距歸綏四百華里），不至歸綏。

傳到綏之第二日，中央也派陸大校長徐永昌到了包頭，徐所乘飛機，大概途中得知傳到了歸綏，便在包頭降落，徐也電召董劉以下各將領至包會議，結

果如何？外間雖無所聞，但徐當日便起飛南返，可見此行徒勞無功，只是又給董劉等送來了好多金條而已，後來董為了給官兵發餉，強迫綏包各商號分購此項金條，每塊金條上，還鑄有中央銀行字樣。傅作義在秧歌王朝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發表題為「以一個戰犯的身份講幾句話」的時候，也提起這件事，他說：「綏遠的『和平解放』，完全是董劉以下各將領自覺自願的，我（傳自稱）始終未參加一句話，那時反動派還派大員攜帶金條運動『起義』的將領們，但董劉以下各將領，却堅決地拒收這些金條」云云。傳在這篇講演中，極盡詭譎之能事，他自稱是一個戰犯，他說他曾向聶匪榮臻（偽華北軍區司令）、羅匪瑞卿（偽公安部長兼北平市公安局長）請罪，以謝罪於人民，但聶、羅匪竟恕了他？毛匪的精神感化了他？使他的思想搞通了？云云。傳又云，彼在綏勸董劉降匪時，最高當局曾有電致彼，勸他慎加考慮，毅然率舊部重回祖國懷抱，切勿因一念之差，鑄成大錯，悞國殃民，遺害無窮云云。

毛匪的一盃酒

傅違背最高當局的教訓，於徐永昌南返之次日，便乘車到了包頭，當日便召集駐防該地的官兵講話，內容很簡單，只云：「我很好，你們也很好吧？」當場並發給每名士兵兵兩元銀幣。也沒說明這錢是來自何處，或說明係屬何種費用。傳到包頭之第二日，親往晤孫蘭封，孫無法躲避，傳乃運用其說服力，作好作歹的，把孫蘭封帶到歸綏來了，次日即轉車同往北平去了。那時毛匪正籌備召開所謂政協會議，孫蘭封曾在該會議前夕，在匪人民日報上發表他的感想說：他到北平是抱著看一看的意思而來的，因為傳向他保證，如不同意出席政協，再送他回包頭，當晚毛匪召宴各省市來的政協代表，親自走到他的桌前，向他舉盃敬酒，並向他說：「我（毛匪自稱）是特地設宴來歡迎你的。」言罷，他和毛匪同時乾了盃，這位出身行伍的老粗孫蘭封又幽默地說：「自從我喝了那盃酒，我的腦海，被洗清了，於是我站到了人民（指共匪）這邊來。」

由此不到半月的時間，董其武等十八人突然發出了投匪的通電，於是綏遠省真正地完了，那天的日子，正是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暫別了國旗

自這令人沉痛的九月十九日起，綏遠省雖變了色，但仍很平靜，因為正牌奸匪還沒有來，副牌（董劉以下的投匪者）奸匪們，只接到了毛匪、朱匪、聶匪（偽華北軍區司令）的嘉獎電，但對整個的軍政方面，還沒發表改組的辦法，副牌奸匪們，在此時期，也無事可做，只是為討奸匪方起見，公佈了一個殘害我同志的辦法，那辦法是要求我黨務和軍統調統人員，向董匪其武的省府登記，並須繳出電臺，聽候改造？什麼東西呢？你無恥地投了匪幫，還要別人也投

匪嗎？於是很多的同志們，被迫停止了活動，平常好誇張好暴露自己的身份的，或原在經省府備案的，有的另遷往西北各地隱避起來，有的問道南下追隨政府來臺。更可笑的是，有些拉駱駝的，因在共匪數度圍攻歸綏、包頭的期間，無法出入卡口運糧，便在某特工機關開了個通行證，因此便被抓入集訓大隊了，更有些商民，因怕董其武拉兵，在某機關頂了個名字，也被抓入集訓大隊了。有天董到集訓大隊去上課，講演他的投匪經驗論，講完了以後，他的面前跪下了黑壓壓地一群人。那些人同聲哭哭啼啼的說：「主席啊，你救救我，我實在是一個拉駱駝的，是一個商民，只因怕拉兵，頂了一個名字，想不到便硬說我是國特，將我送到集訓大隊來了。」董匪一看，也知這些人所說，確係實情

西藏寺院教育的概況

畢耕

西藏地處高原，四面不是終年積雪的高山，就是廣漠無垠人烟稀少的草原。因為地勢的限制，同外間的世界少有接觸，所以在一切建設方面，都顯得很落後。就拿教育來說，除了中央所設的國立拉薩小學和英國人創辦的貴族子弟學校而外，可以說沒有現代化的學校，在前後藏的首府——拉薩和日喀則和幾個重要的「宗」（相當於內地的縣城）鎮裏，間或有一處或幾處私人開辦的藏文學校，那也祇是些私塾，僅能學到點兒寫字、拼音、和讀誦之類，充其量不過學些簡單的應用文字罷了。在拉薩的政府機關中，也有附設學校的如仔康學校、譯倉學校等，也不過學些簡單的計算和公文程式之類，準備在政府機關辦事，根本談不到新式教育和學術研究，所以在西藏區域以內，寺院的僧侶教育，纔算是比較完美教育。

西藏寺院學校的講學風氣，遠在宗喀巴大師以前的各教派中（寧瑪、迦丹、薩嘉、南囊等派）已經很發達，自從明初年宗喀巴寺崛起，創立格魯派（一般人稱為黃教）興建二大寺以後，這一派的學風，可以說壓倒一切，其他各教派的學風，因而漸漸的衰敗下去了，其後宗喀巴的弟子徒孫，為了闡揚教義，推行宗風，在各地廣興寺院，到現在格魯派的寺院，不但遍布在前後藏布丹，整個藏區，並且遠在於內外藏古和布里雅特一帶，僅僅在藏區以內的寺院，也不下一兩百處，那些寺院，都是研究學術的所在，在前清康熙、雍正、乾隆時代，格魯派的學風，可謂極盛一時，人才輩出，著述等身，辯材無礙的聖僧，真不知有多少。那些寺院到現在還依然保持着以往的講學風氣，所以在這裏要敘述的寺院教育，也可以說是格魯派的寺院教育。

西藏寺院教育的最的學府是拉薩的三大寺，藏人統稱為「扎薩」（學府），到現在都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其中甘丹寺為宗喀巴親自所創建，算是格魯派的母寺，裏面有廈仔、江孜兩間札倉；（學院）僧侶三千多人。誓邦等是宗氏

，但為討好共匪起見，便硬了心腸，置之不顧而去，但從此就不到集訓大隊去了。

轉瞬之間到了十月一日了，竊奪了國土的共匪們，聲稱已將分贓式政協會議閉幕了。並定於這一天為他們慶祝分贓完成日，像窮人暴富也似地狂歡起來，綏遠的投匪派們，這時已變成了共匪的走狗，所以強迫商民，懸掛匪旗，綏遠省的民家們沉痛地將國旗珍藏起來，他們知道不過是暫時的，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戰也似地。當他降下國旗的時候，大家都暗暗地悲傷地說！

「暫別了國旗！」

大弟子堅樣曲吉（文殊法王）札喜班覺所創建，裏面有界莽、洛賽林、德揚、安巴四個札倉，僧侶七千多人，色拉寺是宗氏之弟子堅慶曲吉（大慈法王，曾應明成祖禮聘到明廷）釋迦伊喜所創建，裏面有界巴、麥巴、安巴三札倉，僧侶五千多人，三大寺和所屬的學院寺，都有它完密的組織和寺院規律，所以能够延續到現在，實在不是偶然的。此外還有一後藏首府——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為宗氏大弟子更敦珠巴（即達賴第一世）所創建，裏面有堆三林、吉建等三札倉，僧侶三千多人，也是西藏學府之一，連同拉薩的三大寺，統稱為四大寺。

三大寺現有的九個札倉中，除了兩個安巴札倉是密教學院，專講密宗儀軌等外，其餘的七個札倉，都是研究顯宗教義的，所以統稱為顯宗七院，這七個學院研究佛教典籍，都是以宗喀巴的學院為依需的，七學院設立之初，各有一個或幾個編撰講義的宗師（如哲邦寺果莽學院的講義，就是嘉木樣第一世阿旺宗哲所編）各該學院的學僧，到如今還採用本札倉宗師所編的講義，從事講習，不但如此，就是整個蒙藏區域各寺院的講學系統，也要按照地域分屬於各學院。它們講學的軌式，也不出這七個學院的範圍，如拉卜楞寺採用哲邦寺果莽札倉的講義，塔爾寺分用果莽札倉與色拉界札倉的講義等是。

三大寺的學僧來源，不是止限於前後藏，而是普遍於蒙藏區域的每一個角落的，而且以蒙古和青海、西康籍的留學僧佔大多數，他們在未受寺院教育之前，都已經過書寫、讀誦等文字教育的訓練，因為在寺院學校裏，沒有學習語文科的機會，寺院學校的學習範圍，不出乎教義研究，其學習次第篇：（一）因明學（二）般若學（三）中觀學（四）俱舍學（五）戒律學，統稱為五大部，每一學科，又分為許多種，按着次序去學習。學院中對於各科的學習年限，並不一致，如哲邦寺的果莽學院，則因明，般若為五年，中觀二年，俱舍一年

，戒律二年，而洛賽林學院則因明二年，般若六年，中觀二年，俱舍一年，戒律四年，但都要日積月累，循序而進，不許臘等，至於教學方式，則是由各學僧自由選擇經師，逐日就學分講；並在學期中（每年約十學期，多者一月；其次二十日十五日十日不等，各有定期，學期以外為休息期）早中晚三次集會，與同班同學依明學方式反覆講辯，如果有疑惑辯論之處，再向自己的經而請益，或自己找書參考，總要弄得很清楚才罷，所以他們的教學是很踏實的。

學僧經過十幾年受業和講辯，等到學完了五大部以後，及格的就稱為「噶然巴」，等於內地的大學畢業生，不及格的稱為「拉舉巴」，就算是學不成器的了。做了「噶然巴」以後，還要自己繼續研究，等過了五、六年到十年之後，就可以按自己所學的成績，申請考取格西學位，格西學就是善知識，是各種學位的總稱，三大寺的格西學位，即分為四等，第一等叫做「拉然巴」，是在藏曆正月拉薩廟會時，集合三大寺僧家所考取，第二等叫做「磋然巴」，是在二月拉薩廟會時，集合三大寺僧家所考取，第三等叫做「噶卜居」或「林賽」，是在本寺內集合各學院僧家所考取，第四等叫做「奪然巴」，是在本學院內考取的，至於其他蒙藏地區寺院的學僧，無論他學問怎樣好，也只能有「噶卜居」，或「林賽」，和「奪然巴」兩種學位了。格西考試，他是採用講辯方式

滇邊民族的生活風習

張紫桐

滇邊民族，開化最早，進步極慢，生活風習，多采多姿，若非親歷其境，不易悉其內情，筆者居留西南從事調查有年，惜以倉卒撤退，手稿盡失，茲憑記憶所及，瑣碎紀叙，掛一漏萬，自屬難免，深望從事邊政諸公，有以垂教焉！

一年之中節日繁多

一年之中，擺夷有着不少的節日，尤以「談佛」和過年，更是他們最狂歡的日子。白天裡，他們都是在田壩中間放「高昇」，晚上是各村寨輪流的放「火花」，千篇一律，沒有一個地方例外。在放高昇的期間裡，每一位土司所管轄的各個村子裡的人，都忙着製高昇，和在土司衙門所指定的田壩中間，各村搭各村的高昇臺。所謂高昇，是三、四條一尺多長，裏面滿裝着火藥的小竹管，紮成一個圓形的東西，中間夾着一根很長的竹桿，下面繫着一條很長的引火線。裡面還放着銀幣、毛巾和吃的東西，差不多每個村寨，都具備五六個這樣的高昇。在決定施放高昇的那一天，大家都集中在放高昇的地方，先將高昇置於高昇架子上，施放時，祇須一人將引火線點燃，那高昇就會自動的冲向天空，

由與會的僧徒，隨意起立，就五大部中的任一問題，提出辯論，總要經過幾十甚至百餘人的問難，在數千甚至萬人萬目睽睽之下，答覆得差不多，纔能渡過關，榮膺學位，如果不然，雖不至失去學位，也使他够難受了。所以在西藏曾經授予學位，僧侶，尤其是第一、二等格西，都是苦學二、三十年，年齡在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差不多都是博學深思的，而一般社會人士，對格西也極尊重，就同科學時代，內地民衆對於進士翰林的重重一樣。

僧侶在格西學位取得以後，有的由達賴喇嘛派往各地寺院充任「堪布」，（即方丈學院院長）有的留原寺或向自己家鄉的寺院從事講學著述和修行，還有些熱心向學的，更要升入拉薩的「舉巴札倉」（密宗學院）從事於更深一層的密宗學修，準備再考取密宗學位「安然巴」，好在既然得了格西學位，生活纔不會發生問題，一切可以聽從自便。

以上是西藏寺院教育的大概情形，蒙古和整個藏區的寺院，大致也同西藏差不多，他們用古老的方式和很長的年限來完成學業，在時間和精力上容或有浪費之處，但他們的學習精神和學習風氣，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取法的。至於他們那種尊師重道的好風氣，更是我們所學不到的！

並且發出一種很清脆而有旋律的音響，這是竹管受空氣阻力所形成的。

隨着鼓聲婆娑起舞

放高昇的那一天正午，各村寨的頭人，率領着各村的男女老幼，一隊隊的趕來，除擔着酒菜之外，還帶着一個五尺長頭部圓大、尾端細小的牛皮鼓，那鼓的形狀，極似一個高腳玻璃酒杯，他們走到放高昇的地點，就各自進入前天就已經搭好了的涼棚內，談笑喝酒，直到高昇開始放了，他們也都吃醉了。這個時候，就由幾個吃得醺醺大醉的人，背着牛皮鼓，站在廣場中間，跳着舞，打着鼓，鼓聲單調，聽了使人如置身荒漠之中，鼓聲愈打愈響，四週頓起了一片忘我的歡欣，那些全帶醉態的人，一窩蜂似的，從四面八方湧來，他們把打鼓的人圍在中間，隨着咚咚的鼓聲，醉歌狂舞起來，包頭掉了，新買的呢帽也丟了，新鞋子也脫了，他們全都沒有管着，爛醉的人，跳得頭都發昏了，倒在地下，別人也不管，各人只管在跳，在唱，在鬧，那濃厚的、熱帶情調的歌曲，旋律明快拙樸，熱烈悲壯，使人聽了，心頭會感到一時沉重的壓迫。但他們却人人都忘了自我的存在了。

高昇臺下繼續歌舞

放高昇了，打鼓的醉漢又引領一大批的醉鬼，湧到高昇臺下，繼續着瘋狂的歌舞，等到高昇冲向青天，他們又瘋狂的跟着高昇跑；一直跑到高昇降落的地點，大家就爭着去搶高昇裡面的東西，男的女的，滾作一團，孩子們也爬在地下搶，年紀太小的搶不到，眼睛都突了出來，六十多歲的老祖母，竟然也有興趣的幫着搶。有的人滾到馬糞旁邊，他們也不管，搶呀搶，弄得大家都氣喘喘的。這樣一直鬧到夕陽西下，大家才拖着疲乏的步子回家。

放火花是晚上的事，你如果高興，約幾個朋友跑到村子裡的寺廟中去玩，包你會流連忘返的，那裡不但有賣吃的，而且還有年輕的姑娘們同你逗着玩。這當然是限於那些懂她們土話的人了。

穿紅戴綠撩人心魂

夜晚八九點鐘，就有許多穿紅戴綠的年輕的姑娘們，三三兩兩的在人叢中穿來穿去，她們中間有土司的小姐，官家的千金，和鄉下姑娘，但她們都是那樣的嬌小美好，嫵媚的豐度，都是一樣的會撩人心醉。在這種環境之中，那怕你是一個極老實的君子，也會被引誘得精神恍惚，神不由主的。如果你跟在她們的後面，被她們發覺了你是一位老實人，可就該她們取笑了。她們會頑皮的，逗着你開心，她們故意地等在那裡，含情脈脈的接受你的追求，等到你鼓着極大的勇氣，挨近了她的身邊時，你還沒有開口傾吐你對她的愛慕之忱，她就微微的，而又嫵媚的向你嫣然一笑，翩然的走了，把你一個人遺留在那裡，把你沉浸在幻想的海中。待你醒來時，要想再尋甜笑，却是渺不可得了；除了你眼簾中，幌動着的黃色或紅色的金絨披肩（夜深，氣候稍寒，官家婦女多以絨披肩禦寒）的背影和飄揚着像夢樣的髮香之外，你什麼也沒有得到，這時，你也許會為自己的傻勁而啞然失笑！

服裝奇異悠閒自得

夷人的服裝，各族不同，阿卡族的男人，上身穿的是沒有領子的大襟短衣，袖口大而長，從領口直到右邊的脅下，滿鑲着狀似銀圓的銀塊，行動起來，噹啷作響，頭上用黑布纏成一道極厚的圓圈，愛漂亮的年輕人，還採些紅色的野花，或剪些紅藍色的紙條，戴滿或貼滿一頭，那些花與紙，襯着那猙獰黑黝的面孔，簡直看了叫人有些駭怕。女人的裝束，極似今日平劇中的武小生，滿頭戴着紅紅綠綠的絨球，腦後還拖了一塊黃色的木片，那木片是圓形的，上面嵌着貝殼製成的小珠子，另外又用銀片掛滿了一頭，穿着緊身窄袖的青年上衣，衣上也滿綴了貝殼珠子，和袁世凱的銀元。手上戴着銀鐲，腰間繫着寬絲帶，下

身單着一件極短的大褶裙，老是吊在屁股中間，臀部的上半，完全露在外面；初見很使人擔心它會掉下來，然而它是絕不會落下來，老是吊住一半，真是妙極。她們赤着腳，打着黑布綁腿，外邊裹了一層花布。最奇怪的，是無論男女，每人嘴裡都離不了一枝竹製的小煙桿，吸着極臭的煙葉，行路時，嘴裡含着煙桿，身上背着物件而手中却在織着漁網，或搓着棉線，其狀頗為悠閒。

男人束髮儼然道士

擺夷人因為文化較高，和接近緬甸，容易受外來的影響，他們也有剪髮、短裝、革履者，不過大多數人仍然不改原始的裝束。男人一般都留着長髮，從四邊向上束至頂心，盤成一個螺髻，就像內地的道人打扮一樣，穿着短裝，和內地老百姓差不多，特殊的是每人都離不了一床絨毯與刀劍，身上披了絨毯，白天裡權作外衣，夜間就作被蓋，刀劍一方面用來自衛，另一方面也是用做裝飾或工作的。男女耳上都穿耳，耳環大而長，有金質的，有銀質的，也有木質的，不過木質的耳環，多半都塗了紅的、黃的、或綠的顏色以作點綴，頭上包了各樣顏色的頭布，和緬甸人差不多。

女子雲髻極似唐人

女人，她們的髮辮是盤在頂心的，有時雲髻高聳，似唐人裝，臨風楚楚，頗為動人。上身多穿緊身窄袖的短衣，下身褲子僅用一條紅綠相間的花條子布，製成圓筒子形的裙子罩着，裙子的邊緣，鑲着很寬大的花邊，手戴銀鐲，頭插金花，煞是好看。

卡瓦人因為沒有開化，所以從不曉得梳理頭髮，散亂的披在肩上，赤身露體，下身僅用一條厚布掩蓋着，沒有什麼裝飾。相貌也很醜陋，膚色黝黑，顎骨突起，眼睛陷凹，嘴唇粗厚，向外突出，手中常拿着一根六尺多長的標槍，活像水滸傳上所說的黑旋風李逵一樣，假如在黑夜裡看到他們，真會把魂駭掉。

紋身雖苦意義却大

夷人都有紋身的習慣，不過女子是例外。他們要紋身大致有兩個意義，一是為了增加身體的美觀，一是相信如此即可免除災難。

紋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大概男人到了十歲的時候，就得請本村廟裡的和尚來紋身，紋身是和尚的特權，夷人認為請和尚來紋身，即可免除災難。在紋身的時候，和尚先唸經文，喃喃咕嚕以後，就用筆在人身上描繪各種樣式的花紋，不過描繪那種花紋，要聽紋身的人自由選擇，花紋描上之後，就由幾個粗壯的大漢，把被紋身的人按在床上，此時，和尚就用五根很長的針，依照所描的花紋，向人身上刺，刺得血流淋漓，刺完之後，還得送和尚紅包，視貧富

而有差別，少則五六元（硬銀幣），多則數十元。紋了以後，這人非十天半月是不能起床的。

紋身的範圍是從膝蓋開始，上至頸項為止，滿都是紋，無一空隙。兩個手臂也有，不過在手臂，多刺經文，或幾條直線，至於身上的花紋，也有不同，有紅色的，有藍色的，形狀有方格形的，有橢圓形的，其中則刺滿了極細小的文字，那文字即是他們佛經中的梵文。

在那裡不紋身的男子，幾乎沒有，因為他們不但視紋身爲一種美觀和辟邪，而且也藉以分別男女，男子若不紋身，在夷人的心目中，簡直是半女人，要是下河洗澡，這人是不能在上流的男子羣中，必須被趕到下流和女人在一起洗。據他們自己說，紋身是很痛苦，既成習慣，也就認爲該受的了。

自由戀愛盛行邀嫂

夷人是個極愛自由的民族，青年男女，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對象，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涉。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之時，你可以在每一個村子裡，看到三三兩兩，披着絨毯的青年男子，在人家屋子裡進進出出的找小姑娘，他們自己說這是「邀嫂」。「邀嫂」是擺夷的土話，「邀」就是闖，而「嫂」就是年輕的小姑娘。這在他們的社會中，認爲是一件正經大事，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一個年輕的男子，不論是走到那一家去找小姑娘，主人們決不會有不高興的表示，他們都是含着笑，很客氣的招呼你在屋裡坐，而且就在這時，他會問你，是不是來找小姑娘們玩的。

如果他家有小姑娘，他就會很老實的告訴你，有幾個，有幾歲，甚至誰漂亮，叫什麼名字，也會全盤的向你說。如果他家沒有小姑娘了，也會誠懇的告訴你，那家有幾個，叫什麼名字，那家的漂亮，決不會使你失望，因為他們認爲這是人生大事。你隨便在那一家，調笑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她們的父母不但拒絕你，反認爲這是女兒們的榮耀，他們會像歡迎賓朋一樣的歡迎你。當你同一個年輕的姑娘談情說笑時，家長是不妨礙你或有所阻難的。相反的，他們還會從中湊上兩句笑話，以促進你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在這種場合之下，你儘可不必害羞，大膽的，去尋找你自己認爲最合乎理想的對象，去調笑。因爲別人不會嫉忌你，姑娘們也不會向你翻白眼，而且她們會用一種熱情的語調，應對自若，毫無拘禮的，那種媚媚而大方的丰度，真會令你陶醉的。

捕魚捉蟬丟包遊戲

夷民的全部生活，幾爲婚姻所支配，田歌夜紡，固然是他們結合的好機會，捉蟬捕魚，丟包酒也是他們接近的好場合。

每當仲夏之夜，村中年輕的男女，每個人身上都掛着一個小小的篾簍，手

中拿着火把，成羣結隊走到澄澈的小河邊，捉蟬的捉蟬，捕魚的捕魚。這時，他們會因互助合作，而更接近。隨着河水的流動，心情也在動，他們輕快而又爽直，互訴着愛慕之忱。他們全都把世事的塵濁，暫時忘却了，把整個性靈都投入排色的剎那中，直至萬籟俱寂，才雙雙對對，翩跹歸去。

在農曆三月清明節的前兩天，他們叫做「今比妹」，是擺夷的新年，也是最幽閒的日子，青年男女，穿紅着綠，在空曠的地方做着「丟包遊戲」。所謂「丟包」，是用一個裝滿了沙土的小布袋，男女各自排成極整齊的橫隊，中間相距約二尺，互相投接，直到一方接不到，才分勝負，女的輸了唱歌作罰，男的輸了，就得給女的銀錢。這雖是遊戲，其實還是互相引誘以達結合的方法之一。

這些結合的好機會，使擺夷的男女都養成了一種隨便放浪的習慣。兩情相投，即可結婚，一言不合，驟爲路人，算得是家常便飯。

夷女沐浴情景如畫

夷人習慣冷水沐浴，一天不洗冷水浴，就好像不能生活似的。午飯既畢，夷民婦女，身圍長裙，肩挑兩個瓦罐或盛水竹筒，上置衣物，向水邊姍姍而來，到了河邊，即將衣物放置石上，走至急流深處汲水，繼則洗滌衣物晒在沙灘上，然後鬆開高髻，就水邊梳洗，洗後復又梳成原狀，之後，就向深水中走去，到了水深的地方，先洗頭面，然後將胸前的裙結解開，兩手伸入裙中，把裙子向身體上部慢慢提起，身子也就漸漸蹲向水中，等裙子全部過了頸部，才把它繞在頭上，開始沐浴全身了。洗好之後，又將裙子慢慢放下，身子就漸漸升起，到裙子達於水面，身體才直立起來，其曲線美始終在裙中水中，不過這邊的河流，多半是清澈見底的，縱然這樣做，仍可賞鑑她們的全身。還有許多年輕的姑娘，根本一切都不在乎，走到河邊，就將裙子脫掉，跳入水中，就悠閒的游來游去，如果你好奇，目不轉睛在偷看，她說你不害羞呢。洗完了澡上岸，把衣物搭在水擔上，姍姍而歸。

男女同浴相浴成風

夷民男女同浴一河，相距咫尺，談笑自若，絕沒輕浮滑稽的態度，也沒稀奇古怪的舉動。不過男子多半是在上流，女子則居下流，相浴成風，沒有一個人敢破此例而已。

我們初次來此洗澡時，總是感到不方便，因爲這些地方，不僅沒有澡堂，連任何一個人家也不置備澡盆的，要洗澡就得到河裡去，但是不論什麼時候，走到河邊，總有幾個擺夷姑娘，赤裸着全身，隨波上下，一面梳洗，一面談笑，初次處此境地，總覺十分尷尬，不便昧然的跑下河去，但她們見了，反故意

在水中不起身，好像是看你敢不敢下河似的。

你如感到這是奇異而有趣的話，在中午或傍晚，儘可跑到河邊，那裡總是洋溢着一片歡欣的笑聲，許多年輕的姑娘，是那樣的活潑悠閒在水中談笑，有時，可能耐不住你的注目，而在粉頰上泛起微微的紅暈而已。

缺乏廁所隨地小便

夷人所居的地方，永遠也找不到一個廁所的。河水裡，大路上，田野間，屋旁邊都是他們小便的處所，因此疫癘盛行，這也是因素之一，他們不論是在工作或者走路，如果要小便，男子就蹲在地上解起來，相反的女人却站在那裡，用兩個手指拈着裙子的前面，稍為提一提，就可解便了，那是非常方便的，她們就是兩腳不停的走着路，也可以小便的。乍見之下，誰也不知道她是在做什麼呢。在這裡，你永看不到一個男子站着小便，而女子蹲着小便的。

和尚至上權力極大

這裡的和尚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特坐着享福，受人供養，而且他們還有一種極大的權利，一切言行，人民絕對服從，他們憑藉着宗教的名義，對於

大事記

五十五年十二月

一 日△日本自民黨總裁佐藤榮作當選連任。△日本重申一貫立場，反對兩個中國政策。△林匪彪利用部隊，大舉展開整肅，反毛軍官亦遭放逐。△共匪武器運到中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用於反對約旦王胡笙。△俄試圖轉移人民情緒，沖淡越局，激烈攻擊共匪一直在設法侵佔蘇俄邊境的領土。△越軍事訪問團抵達臺北，學習我國反共經驗。△共匪撤退墨美邊境間諜據點——新華社。△聯大決議禁用武力。△澳門共黨份子效紅衛兵示威滋事。△西德基督教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首次聯合，由凱辛吉組新閣。

二 日△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委白崇禧上將病逝。△共匪紅衛共要求關閉回教寺院，解散回教協會，廢止學習可蘭經，廢止回教徒教內通婚的律例，廢止回教徒的割禮。無數寺院遭破壞，若干回教領袖遭到拳打腳踢。△荷蘭在匪偽使館設置鐵絲圍牆，以防八匪幹逃脫。△匪紅衛兵在俄匈「使館」前謾罵。△匪紅衛兵審問上海僑市長曹荻秋。

人民生命的主宰，具有不可思議的潛勢。

因為擺夷受了緬甸佛教影響的原故，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極端的信奉佛教，在這個地方，你無論走到那個村子裡，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金碧輝煌的佛寺。佛寺就是他們的學校，那裡面有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和尚，由一個最大的和尚管理，他們稱呼這個和尚為「多比農」，如果譯成漢話，就是大佛爺，大佛爺不僅負責管教所有的大小和尚，而且也是本地方地位最高的人，受着人民的供奉，一天到晚，除了教和尚唸經外，多數時間都是躺在床上吸鴉片，因為他們除了戒慾，烟酒五葷都不戒的。大佛爺永不還俗，是一村中最有權威的人，其次是二佛爺，他是大佛爺衣鉢的繼承人，在廟中，除大佛爺外，地位是最高的，再其次是三佛爺，大和尚小和尚，夷人的稱呼是「爬」和「爬內」。大和尚多半是在廟裡住了五年以上的，年齡是十八九至二十歲左右，他們受二佛爺的指揮，管理那班剛入寺的小和尚。小和尚都是六歲以上的小孩子，因為夷人沒有教育，所以他們的男孩子，凡已到達學齡，都須入寺做小和尚；做小和尚，不僅是學佛事，也可以說是他們的義務教育。這裡和尚除了大佛爺是終身出家之外，其他的人是不受限制的。三年五年或七八年，依你自己的興趣而定，要住廟也可以，要還俗也不阻難。

三

日△拉丁美洲反共人士正着手組織反共聯盟，以支持自由世界反共奮鬥。由阿根廷、秘魯、墨西哥文化界人士籌組。△約旦國王胡笙指控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目標是毀滅約旦。△日本新內閣組成。△高雄加工出口區舉行建國典禮。△共匪指責印度反共，說甘地夫人政府和「美帝和蘇俄領導階層」一鼻孔出氣，隨意攻擊它的核子試爆。△俄續鼓動推翻毛匪。△匈共支持反毛派。△西藏人民傳在班禪領導下在西藏東部爆發大規模抗暴運動，七千康巴族鬍士已切斷拉薩通往噶大克的公路，其規模與一九五六年的抗暴同樣嚴重。△澳門親匪份子大規模暴動，搜劫市政廳，衝入政府各種建築物，搗毀汽車，擊斃警察。△傳澳門同意匪五項要求。

四

日△完成聯大使命，魏外長返臺北。△總統伉儷茶會款待亞運選手。△總統頒旌忠狀，旌揚白崇禧。△澳門繼續發生共匪暴動，警察開槍射擊阻止，週末暴動死傷達七十六人。△美機大舉轟炸北越交通線，切斷其以軍用品運入越南能力。△美墨總統邊界會晤，耗資七千八百萬合建一水庫。△林匪加緊圍攻劉匪以固權位。△毛匪之妻江青已被任為匪軍

五

總政治部顧問，有權指揮匪軍政委。△第四屆十大傑出青年領受金手獎。△彭真田漢等匪被紅衛兵逮捕。

日△美機猛炸河內近郊。△匪砲艇威感脅下，澳督宣佈接受暴民要求。暴民繼續規矩。△日新內閣外交政策不變。△俄機窺探日本基地。△羅德西亞拒絕英國所提條件。△約旦同意參加阿盟聯防委會。△共匪將戲劇團體劃歸匪軍管理，受江青直接指揮。△巴貝多希與我增進友好。△西班牙漸重視中國文化研究。

六

日△第五屆中韓貿易會議暨第三屆中韓經濟合作會議在臺北開幕。△俄供應大批米格，北越空軍力量增加。△美決加速發展新式飛彈，以打破北越空防。△澳門親匪份子又提出新要求，以三百萬元港幣作為死傷居民的賠償費。△香港觀察家一致認為澳門暴亂事件出自共匪預謀。△俄莫斯科共黨首領葉某，在紀念莫斯科戰役廿五週年儀式上，指毛匪企圖挑起新的世界大戰，毛匪代表兩名中途退席。△日本開始發射一連串火箭，「卡巴九M——廿一型」及「蘭姆達四S——二」四節火箭。△我出席聯大代表張申福向聯大報告願以農技援外。△紅衛兵要求審判彭真、陸定一和羅瑞卿等匪。△匪指蘇俄援印是美俄為對抗中共所組成的「新神聖同盟的一部份」。△自願升學方案準備開始。

七

日△美國務卿魯斯克來華訪問，強調美有消滅越共決心。△嚴副總統接見魯斯克，廣泛交換意見。△傳匪在粵邊設機構指揮澳門暴動，數千難民自澳門擁進香港。△俄在中亞哈薩克斯坦、塔吉斯和吉爾吉斯加強半軍事性組織——「杜薩夫」——的軍事和愛國思想，因最近邊界經常發生事件。△越南議員陳文元被越共刺殺。△日家院社會黨議員集體請辭。△匪軍報圍勸田漢。△珍珠港事件廿五週年檀香山紀念。

八

日△蘇俄在全國各地建立反飛彈設備。△印援尼泊爾基金，尼國會移與中共。△美國務院聘專家學者組十人顧問小組，所提建議將予重視，但不受約束。△法共攻擊毛匪係國際共黨敵人。△紅衛兵毀壞上海匪俄友好紀念碑，匪俄關係更為惡化。△敘利亞社會主義政府沒收西方國家商人經營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全部資產。△英首相要求世界各國斷然對羅德西亞經濟制裁。△美軍誤捕西貢市長，美大使親自道歉。△匪紅衛兵在重慶、無錫與工人流血衝突，造成多人死傷。△中國文化協會在紐約恢復活動。△總統兩度接見魯卿研討世局。△蔣經國訪晤魯卿，商榷中美軍事合作暨大陸情勢發展。△二期稻作收二三五萬公噸再創新紀錄。

九

日△國校生志願升學辦法市四次修正定案，五七年度起實施。△傳俄核子裝置運入古巴。△美俄達成協議和平使用太空。△一九六六年諾貝爾獎金在瑞典頒發。△印尼與葡萄牙在帝汶島衝突。△泰國在聯大控共匪贖武擴張。△匪正在海南、湛江訓練印尼共黨。△第五屆亞洲運動會在曼

十

谷揭幕。△魯斯克離華赴越，強調中美聯繫密切，共匪發動任何攻擊，美必履行條件義務。△聯合國已指撥對華技術援助經費五一四、五五〇美元。△共匪假手紅衛兵鬧爭彭真羅瑞卿田漢等。△四川紅色恐怖開始。日△李國鼎在立法院報告經建成長率本年起超過百分之七十。△中美決定加強科學技術合作，改善研究環境，防止人才外流。△共匪對澳門提新要求，脅迫禁止反共活動，並要求將七名反共人員交匪。△越共對耶誕延長停火迄無反應。△巴貝多希准進入聯合國。△匪不准俄援越軍品通過大陸，意在挑起美俄戰爭。△西德議員要求加強漢學研究。△美將發射生物衛星。△全國農業學術團體聯合年會開幕。△臺灣大學醫院神經科破腦取瘤手術成功。

十一

日△共匪出動艦艇伺嚇，澳門情勢再趨惡化。△魯斯克抵泰訪問。△倫敦星期日電訊報說：藏族游擊隊已攻佔青海——拉薩——新疆公路上的她斯瓦要隘，擊斃共匪五千餘人。△蘇俄幕後鼓動中東石油糾紛，約旦拒絕外軍長期駐留。

十二

日△共匪再提無理條件，恫嚇澳門不得尋求外援。△澳門已接受共匪全部要求。△共匪紅衛兵公審彭真。△美不能延長耶誕停火，免予越共整補機會。△俄共中央集會，討論與中共的衝突和全面抨擊匪經濟制度。△預官制度改進方案正式公佈明年實施。△魯斯克訪泰與他儕會談，對付泰共游擊戰。△艾森豪割臍囊。△匪指俄援印度構成對匪威脅。△匪以核子報復恫嚇美國。△谷正綱訪越。△亞洲勞工部長會議在菲揭幕。△我政府派遣農耕隊赴馬拉加西，工作兩年。

十三

日△共匪廣播公開供承反毛戰鬪普遍展開。△澳門允將拘禁中的反共華人交匪幫。△西藏游擊隊活躍，匪宣佈全境戒嚴。△英報說：自共匪「文化大革命」以來，數百教授講師自殺。△蔣夫人告美國人民，國軍一旦反攻，大陸人民必將響應。△中韓貿易會議閉幕，聲明強調發展兩國農工經濟。△中國女選手紀政在亞運中獲得跳遠金牌。△巴拿馬駐華大使艾羅嘉德夫人到任。△舊金山舉行研究「中國文化遺產及外交關係」座談會，中美學者駁斥兩個中國謬論。

十四

日△我選手吳阿民在亞運中榮獲十項全能冠軍金牌。△美機再度猛炸河內近郊。△中華民國各學術文化團體，為復興中華文化聯合宣言。△西班牙全國人民選舉，支持憲政改革草案。△俄中央會議收場，俄共首腦決定，全力對付匪幫。△俄訓練警犬捕越界匪幹。匪軍大量集俄邊。△美澳建立太空中心。△聯大政治委員會決邀韓國辯論。

十五

日△鄰近共匪邊界，蘇俄駐屯重兵，數達二十個師。十六日△臺灣戶口住宅普查，今晨零時至六時全面實施。△我外交部明確指證，共匪製造澳門事件，實施國際勒索陰謀。

十七日△俄匪關係惡化。△河內匪僞使館被炸，共匪揚言向美探報復。

十八日△新疆省游擊活躍，組織日益擴大，加強突襲匪軍。△停炸三天後，美機恢復轟炸北越。

十九日△總統訓勉全國同胞效法好人好事楷模，配合復興契機，鞏固精神武裝。△共匪在香港滋事，派船奪取深水灣蟻床。

二十日△澳門向共匪屈服，將我七名反共義士移交匪幫。△罷黜劉匪少奇鄧匪小平標語，大批出現北平，反毛派紅衛兵頭子譚立夫被捕。△匪俄情勢緊張，紛向邊界調集重兵。

二十一日△二十一屆聯大閉幕。△韓國與柬埔寨斷絕領事關係。

二十二日△美響應聯大主席呼籲，願無條件和談，河內共酋則叫囂作戰到底。△匪與越共頭目在鎮南關會議。

二十三日△澳門對匪完全屈服，反共團體被迫下旗。△日本佐藤首相聲明對匪政策不變，將拒絕匪青年赴日。△佐藤宣佈日本不允許美國政府將原子彈進入日本。

二十四日△美機用火箭炸燬北越橋樑七座，散傳單二千四百萬份。△外交部嚴正抗議葡萄牙將我七名反共人士移交共匪。

二十五日△總統在國代年會指出復興國形勢，喚醒國人理性良知，消滅共匪邪說。

二十六日△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揭幕，蔣總裁勉全黨同志把握形勢，全面革新，策定新方向，創造新力量。△匪紅衛兵幹部季水生本名王朝天投奔自由來臺。△毛匪要鬪垮劉匪少奇，紅匪公開指劉十大罪狀。

二十七日△蘇俄捕邊境匪滲透份子，增建海參崴工事。

二十八日△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方案，推行文化復興運動，同時通過改進黨的組織適應戰鬪需要案。△匪紅衛兵在成都逮捕彭匪德懷。△澳門政府官員，入粵與匪密商，資金開始外流。△挪威關閉駐上海領館。△美越軍深入三角洲，掃蕩越共老巢。

二十九日△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四中全會改選常委。△外交部提出兩重要問題限澳門四十八小時答復。

三十日△行政院通過。臺北市改制院轄市。△日本決定加強執行戰略物資限制輸匪。

三十一日△總統核准臺北市改為院轄市。△葡萄牙政府答覆詢問，證實澳門七反共義士已送返匪區。

五十六年一月

一日△總統元旦昭告全國軍民，指出討毛救國必獲勝利成功。將依憲政體

制樹立戰時機構，政府決重用人才實行新政。因應世變，創造新機，中國問題唯中國人可以解決。號召一切反毛力量，携手光復神州。△總統主持開國紀念典禮，勉勵全國同胞達成神聖使命。△元旦澳門愛國僑胞高懸國旗。

二日△我國新設動員戡亂機構，定名國家安全委員會，由黃少谷兼秘書長，下設建設、動員、戰地政務、科學發展四會。

三日△匪俄關係嚴重惡化，邊界有挑釁流血事件。

四日△遠東俄軍加強軍力，艦隊配備核子飛彈，匪俄關係入新的危險階段。

五日△反共的澳門總工會仍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匪新貴陶鑄突遭公審被拖街。

六日△毛匪遭受公開指責。△北平匪紅衛兵公佈反毛集團四十一人名單。△毛匪指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兩匪抗命，揭露八年內閣真象，毛匪被迫辭「主席」職。

七日△蔣總統告雪梨市長阿姆斯特壯，中國大陸出現紅衛兵，證明匪政權更趨衰弱。△匪倉陶鑄遭整肅，北平陷入政治混亂。

八日△魏部長道明號召匪駐外人員，及早起義投奔自由。△南京十萬工人力抗紅衛兵，發生流血暴動，傷亡近千，六千人被捕。△匪在天安門貼巨大標語「活焚周恩來」。

九日△反毛工人組「赤衛隊」，自江蘇安徽向南京推進，匪陸軍及公安部隊支持陶鑄佔領南京。

十日△上海反毛份子破壞交通及公共事業，匪軍開始採鎮壓行動。△匪偽駐歐外交人員，紛紛召回匪區。△我政府繼續抗議澳門事件。

十一日△天津鄭州等大城市，匪幹發動破壞。△澳門竟關閉我救總辦事處。

十二日△葡萄牙處理澳門事件不當，我採斷然措施，召返駐葡代辦。△俄卅萬大軍佈置大陸邊緣，對匪加強壓力。

十三日△俄全面展開防匪侵略宣傳。

十四日△金門東北海外空戰，我首次擊落匪米格十九兩架。△臺北市改院轄市，總統任命高玉樹為市長。

十五日△紅衛兵接管北平電臺。△共匪透露毛匪搞大躍進時，曾害死三千萬人。

十六日△中馬同時宣布，馬來西亞決在臺設領館。△共匪空軍地勤上尉卓榮義士投奔自由抵臺。△澳門當局焚燬文件，銀行準備撤退，群情緊張。

十七日△美國最強力火箭送八枚衛星入太空，形成地球通訊網。△新疆掀起反毛高潮，陸軍與紅衛兵發生流血衝突。△澳門向匪屈服。△北平紅衛兵大分裂，擁戴派指親毛派群醜為機會主義。

十九日△匪俄在新疆邊界，發生龐大軍事對抗，二十萬華人逃入俄境。△匪紅衛兵接管北平公安局。△俄控匪擱置運往北越飛彈軍火。

二十日△嚴副總統告衆社編輯，蘇俄暗中已作準備，摧毀共匪核子設備。△上海僑市長曹荻秋被紅衛兵押在市區遊街。△匪駐蘇丹「大使館」聲明抨擊毛匪。

廿二日△自由日十三週年，總統訓勉全國同胞支援大陸反共行動。

廿三日△嚴副總統促友邦助我加速反攻行動。△蘇俄全國對匪憤激，掀起龐大仇匪運動。△江西情況混亂，全省罷工罷市，南昌發生暴力衝突。

廿四日△毛林集團動用匪軍，鎮壓一切反毛勢力。△山西匪幹密謀政變，毛派接管全省機構。

廿五日△大陸工人農民控制南昌，學生掌握內蒙首府。△新疆西藏匪酋反毛，禁紅衛兵入境活動。

廿六日△美國務卿評匪區暴亂「對美具最大重要性」。△匪抗議留學生被毆，對俄揚言索還血債。

廿七日△美三太空人葛里森、懷特、及賈飛三人在模擬飛行中太空船起火殞命。△新疆爆發內戰，坦克部隊反毛。△匪以「美特」罪名逮捕李逆宗仁。

十八日△和平使用外太空，六十國代表在華府簽約。△北平反俄大示威，匪軍武裝參加，俄使館前懸俄僑像污辱。△新疆十四萬匪軍反毛。

廿九日△新疆西藏動亂擴大，毛軍往鎮壓。△大陸掀起反俄高潮，重要城市繼續示威。

卅一日△王匪恩茂踞守新疆，威脅攫取核試基地，已與內蒙反毛勢力連結，周匪同意談判撤軍。△美一複製太空艙又因純氧充斥起火，兩工作人員喪生。

二月

一日△總統明令公布設置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派黃少谷爲秘書長。

△總統派唐縱使韓，陳嘉尚使約旦，劉增華駐賽浦魯斯，孫秉乾駐多明尼加。

二日△黑龍江省匪幹激烈抵抗毛林奪權。

三日△匪俄邊境情勢緊張，俄沿新疆邊界裝置飛彈。△俄管陸續撤離匪區。

△莫斯科匪「使館」櫥窗被俄警強制拆除。

四日△俄警告匪將採適當步驟保僑。

五日△匪區經濟完全破產，農村生產停頓，工廠罷工倒閉。△七萬新疆難民逃入俄境。

六日△國家安全會議三委員會正副首長發表。△俄人在莫斯科匪使館前舉行抗議大會，抗議匪在平對俄使館之示威。

七日△最後一批俄管自北平飛返俄。

八日△上海匪黨政軍頭目均被整肅。

九日△匪展開大規模的反俄示威。

十日△俄警告匪，將採報復行動，俄首次發表抗議照會全文。△拉薩反毛武力搗毀「造反總部」。

十一日△俄限制匪人員出入，廢止免除簽證協議，匪偽抗議，並採同樣措施。△俄總理柯錫金在英宣布支持反毛。△北平反俄集會周匪揚言摧毀蘇俄。

△拉薩反毛部隊收繳毛派槍械。

十二日△邊界俄軍活動頻繁，毛爲警告匪軍備戰。平滬黔黔等地實施軍事管制。

十三日△整個大陸續行反俄示威並焚俄僑像。

十四日△謀和試探無反應美恢復炸北越。△黑龍江邊匪俄軍衝突。

十五日△內蒙匪軍反毛。△西藏反毛匪軍奪取控制權。△毛林集團圖加強控制新疆，王恩茂拒赴平談判。

十六日△匪軍增調鄰俄邊界，毛匪下令準備作戰。

十八日△投奔自由難民九人遭澳門遣回匪區。△內蒙發生流血衝突，擁毛份子痛遭殺戮。

二十日△中美今同時宣佈，嚴副總統應邀定五月九日訪美。

廿一日△拉薩連續衝突，群眾猛攻毛派，匪增派部隊赴蒙藏新疆。

廿二日△我向聯合國抗議葡澳不顧人道，公然違反難民公約原則，將我難胞遣返匪區。△蘇卡諾已交出權力由，蘇哈托接掌政權。

廿四日△蘇俄鼓勵大陸反毛，外蒙譴責匪偽。△西藏毛派分裂，承認奪權失敗。

廿五日△新疆兩處核子基地已被王匪恩茂控制，西寧匪大捕毛派份子。

廿六日△紅衛兵等八團體共匪下令即予解散，軍方採取行動逮捕主要人物。△匪令部隊備戰，認我隨時可襲浙閩兩省。

廿七日△河南發生武裝衝突，反毛部隊佔領洛陽。

廿八日△澳洲宣佈承認僞蒙，我外部重申嚴正立場。

獻文

五十六年元旦 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全國軍民同胞們！

我們今日舉行開國五十六年慶典，追懷國父先烈締造民國事業之艱難，更深懷於光復大陸，重建中華責任之重大。在此世界波譎雲詭的變局之間，人類迷離恐怖的氛圍之下，惟我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悠久文化之中，乃能代出聖賢。降至現代，更誕生了我偉大革命導師的國父，留給我們以「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羣需要」的三民主義，亦惟有此三民主義才有貢獻於世界人類，解決民族、民權與民生之三大問題，消弭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於無形，為世界重建和平，而步向大同的境域。今日只要我全國軍民集合於三民主義的思想、與討毛救國的行動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深信光復大陸，拯救同胞與革命建國的事業，必能如期獲致光榮的勝利，與最後的成功。

民國肇造以來，自辛亥開國之役開始，其間經過北伐、剿匪諸役，莫不歷經艱難，尤其在抗戰戰役中，以一國貧弱之力，而抗拒亞洲現代化武力強盛無比之大敵，孤軍奮鬥至十年之久，以及目前對毛匪戡亂戰爭相持十七年之間，形成了今日內外反毛之大時代。而且在此十七年來，敵我實力的對比與攻守形勢之轉移，正在繼續不斷的消長之中，此種外拒強寇，內救叛亂，威武不屈，屹立不搖之精神，惟我中華民族文化菁華——三民主義所產生之力量，乃克有此！時至今日，我們這金、馬、台、澎基地，不僅居於太平洋屏障的地位，亦且操持着東亞大局的一個重大關鍵。深知戡奸討逆，伐暴定亂，乃是基於國家的主權，與人民的自由，為亞洲解除危局，為世界共策和平。中正為此提出下列四點，與我全國同胞共同策勵：

○世界的重心在亞洲，至今已為事實所證明。亞洲的重心在中國，至今日更是顯明的局勢。太平洋之西，地中海之東，貝加爾湖之南，來自各方的劇變，雖其受禍的程度不同，未來的形勢莫測，而解決亞洲禍亂問題，必先解決毛共問題，乃是各方所公認。而如何因應世變，創造新機，更是我中華民國軍民當面的課題。我們深信反攻軍事，有其轉移大局的決定力量，更須警覺今日中國

問題之解決，不僅是政治先於軍事，亦且是政治超越軍事之上。唯有中國人才能解決中國問題，亦惟有中國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才有助於亞洲的自由與世界的和平。我們戡亂復國的大業，決不利用國際矛盾，而惟致力於所以解除國際之矛盾；再不忍見國際戰爭，且惟求其所以消弭核子大戰之危機。國父有言：「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這一遺訓，乃是我們革命建國的宗旨，亦就是我們討毛救國的根本方針。

② 國父手訂革命方略，以為非常的破壞之後，必繼之以非常的建設，非常的破壞與非常的建設，必相輔而行。我們遵循遺教，在北伐成功之後，積十年的努力以從事建設，乃能致國家於自由平等的境域。當抗戰爆發之初，復決定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方針，乃能堅持奮鬥，完成勝利。十七年來，我們在臺海基地上，從事三民主義的建設，乃能負起屏障太平洋安全與策劃討毛救國之兩重任務，而巍然屹立於這個波譎雲詭擾攘動亂的時代。

但是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當前的大局，直有以一髮而動全身之勢，更有一着錯而滿盤皆輸之危。我們這一支革命力量，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皆為民族存亡、亞洲安危與世界禍福之所繫。我們要憑這支民族文化，革命力量——更為充實，更加擴大——以肆應世界的大變局，開創革命的新機運，策劃臺海的反攻，收拾大陸的劫灰，解救痛苦的同胞，重建東亞太平洋的普遍安全與持久和平！為此必須在憲政體制之中，樹立戰時的機構，決定大計，集中意志，以迅赴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機。我政府尤當開誠佈公，重用專才，實行新政，整建現代化的機構，發揮科學化的效率，以適應非常破壞與非常建設之先後相繼，政治作戰與軍事作戰之交相為用，作長期艱苦奮鬥之要求。

③ 我們知道，民族主義包含各種物質條件，而其民族精神與傳統文化力量，却大於各種物質條件的總和。我們今日動員戡亂的實施，是政治先於軍事，精神重於物質，若舉其要，我們急需精神總動員之實踐，若舉其全，我們力求中華文化之復興。國父倡導的三民主義，遠承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內聖外王」的道統，直紹歷代諸賢哲「行己有恥」之民族大義，與「實事求是」之治事精神，以融會現代科學文明，而結成完整的中華文化之體系，為國民革命復國建國的基礎。自北伐剿匪以至抗戰，我們在三民主義思想領導之下，努力於保衛民族的文化，建設統一的國家，雖經無數艱難，多方挫折，而最後皆得克底於成。祇以共產主義的寄生生物與蛻變蟲，在我三民主義思想主流之中，潛伏滲透，演成一股逆流，及其泛濫所至，遂成為今日國家與世界人類之禍首。現在毛賊假借其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利用大陸無知少年「紅衛兵」的組織，師承義和團拳匪的故智，以鬪盡殺絕一切腹誹偶語的酷刑，焚書坑儒的暴政，甚至將其「三十年代抗戰的文藝」，帶有三民主義愛國精神的民族文化，皆作為其殘酷清算之目標。雖然如此，在其黨內，經過毛賊六次整風，而其共幹終於發出了「燕山夜話」、「烟雨漫談」、「憤怒的海」、「海瑞罷官」、「三家村札記」、「曹營十二年」、「希望國民黨反攻，不可一日等待了」等等呼聲，於此，尤足證明三民主義文化的根基，不僅深植於大陸的人心，亦喚起了共黨軍政幹部，一般知識份子對反毛鬪爭之決心，使毛賊為之心驚膽慄，寢食不遑。而毛賊「紅衛兵」所稱對其所謂修正主義與資本主義派清算鬪爭的大字報，不過是一種欲加之罪的托詞，實與其民族文化大革命所影響的反毛實質，乃風馬牛不相及。由此可知今日中華文化的復興，在實質上就是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思想主流的延續，亦就是北伐剿匪抗戰三大革命戰役所以達成「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的精神，而克敵制勝的惟一關鍵。時至今日，更將保證我們國民革命討毛救國，反攻復國聖戰的最後成功。

④中正承國民大會付託，經臨時條款授權，自當實踐決議，成立機構，以期適應今後匪共核子武器的嚇詐，與大陸分崩混亂瞬息萬變的形勢，把握動員戡亂的決策，開創非常建設的新機。惟茲事體大，自非匯合海內外仁人志士的才智，仰賴全民族共同奮鬥，不易克盡厥職，達成任務。際此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元旦令節，我們懇切的重申願望，凡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義的道路上，攜手偕行，不分黨派，不論階級，更不計恩怨，共同奮鬥，殲此毛賊，光復神州。預期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之日，即是大陸民主重光之時，自當重新協商政治，修正憲法，舉行普選，大計決於國民

，庶政聽諸公論。實踐 國父遺教，重建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統一的新中國，以安慰 國父與革命諸先烈在天之靈。

同胞們！今日擺在我們面前的主題，已不是軍事反攻大陸如何勝利，奸匪毛賊何時授首的問題，因為大陸上自其所謂「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出現以後，不僅毛賊神經分裂，而其共黨內部四分五裂與土崩瓦解之勢，在其實質而言，毛匪早已送入它自己所掘的墳墓之中。但吾人今日討毛救國問題上最大之課題，乃在對內對外之政策如何肆應，以及敵前敵後之戰略如何運用，方能粉碎毛賊原子幽靈的作祟，及其黷武侵略、奴役人類的野心，是以吾人當前的急務在如何保全我大陸全體同胞生命，消除世界核子戰爭，不使我整個大陸成為焦土！亦不容庚子八國聯軍的國恥重見於今日，致我民族陷入於永劫不復的災禍！故今日光復大陸的問題，乃在如何收拾毛賊所遺留的毒素與殘局，而何時反攻大陸與如何埋葬毛匪，乃成為次要的問題了。然這所謂次要問題，並不是我們軍事反攻的戰備從此就可鬆懈片刻，坐待其毛匪自取滅亡之意，乃是指政治性質在目前討毛戰爭中，更為重要。反之，我們在其眾叛親離、四面楚歌之際，更應加速戰備，隨時發動反攻作戰，而促其提早崩潰與滅亡，以達成復國建國的目的。 國父指示我們：「其國家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中正更確信唯有中國人才能澈底解決中國問題。亦唯有從中國問題的解決上求得亞洲與世界禍亂問題的解決。茲特重申我去年雙十節所說的「亞洲共禍，始自中國大陸，自必終於中國大陸；亞洲共禍由中國共匪之倖逞而勃發，亦必須由中國共匪之滅亡，而後方得根除」，而且惟有如此，乃得免除由全球核子大戰而達到世界和平的道路，願與我全國軍民同胞負此艱鉅的重責，懸此救國的目標，同心戮力，百折不撓以赴之。

軍民同胞們，現在我們要齊聲高呼：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討毛救國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編輯後記

自從 蔣總統號召「中華復興運動」以來，歷時雖僅三月，但海內外愛國人士均能羣起響應，蔚為風氣。這對反攻復國來說，實是一件好的消息，而在政府方面更採取了若干基本重要步驟，以增強推行力量，這尤能保證運動的必然成功。

現在毛林兩匪所開的「紅衛兵造反」已經在工廠和農村兩方遭遇嚴厲的抗拒，工廠罷工，農民罷耕的結果，已迫使毛林兩匪向農民屈膝，答應在農村裏暫停「造反」，而大批匪「紅衛兵」却在長時期被利用為爪牙打手之後，突然被勒令停止「串連」，有的淪為盜賊乞丐，有的被逮捕勞改，這表示其匪業已面臨「率獸食人，人亦相食」的惡果，其自掘墳墓的情形，已經無法再加掩飾了。

本期特選載了 總統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暨本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請對照看一看，因為這是反攻前夕最重要的歷史文獻，大家應該深切了解 總統號召成立「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宗旨，不論是「工、農、兵、學、商不論種族、黨派、成份，亦不論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其能實踐「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信約，便都應該貢獻一己身家性命，充當一名「討毛救國聯合陣線的盟友鬥士」！

本期蒐輯了幾篇有關邊疆同胞民族文化和禮俗一類的文章，看看這些記載可知在共匪「文化大革命」胡鬧暴動下，竭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該是如何必要了！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臺字第一六五八號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十七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一號五樓
電話：二 四 二 〇 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